

帝鑑圖說仁集目錄卷之二

不用利口

漢文帝

露臺惜費

漢文帝

遣倖謝相

漢文帝

屈尊勞將

漢文帝

蒲輪徵賢

漢武帝

明辨詐書

漢昭帝

褒獎守令

漢宣帝

詔儒講經

漢宣帝



葺檻旌直

漢成帝

賓禮故人

漢光武

拒關賜布

漢光武

夜分講經

漢光武

賞強項令

漢光武

臨雍拜老

漢明帝

愛惜郎官

漢明帝

君臣魚水

漢昭烈帝

焚裘示儉

晉武帝

留衲戒奢

宋高祖

弘文開館

唐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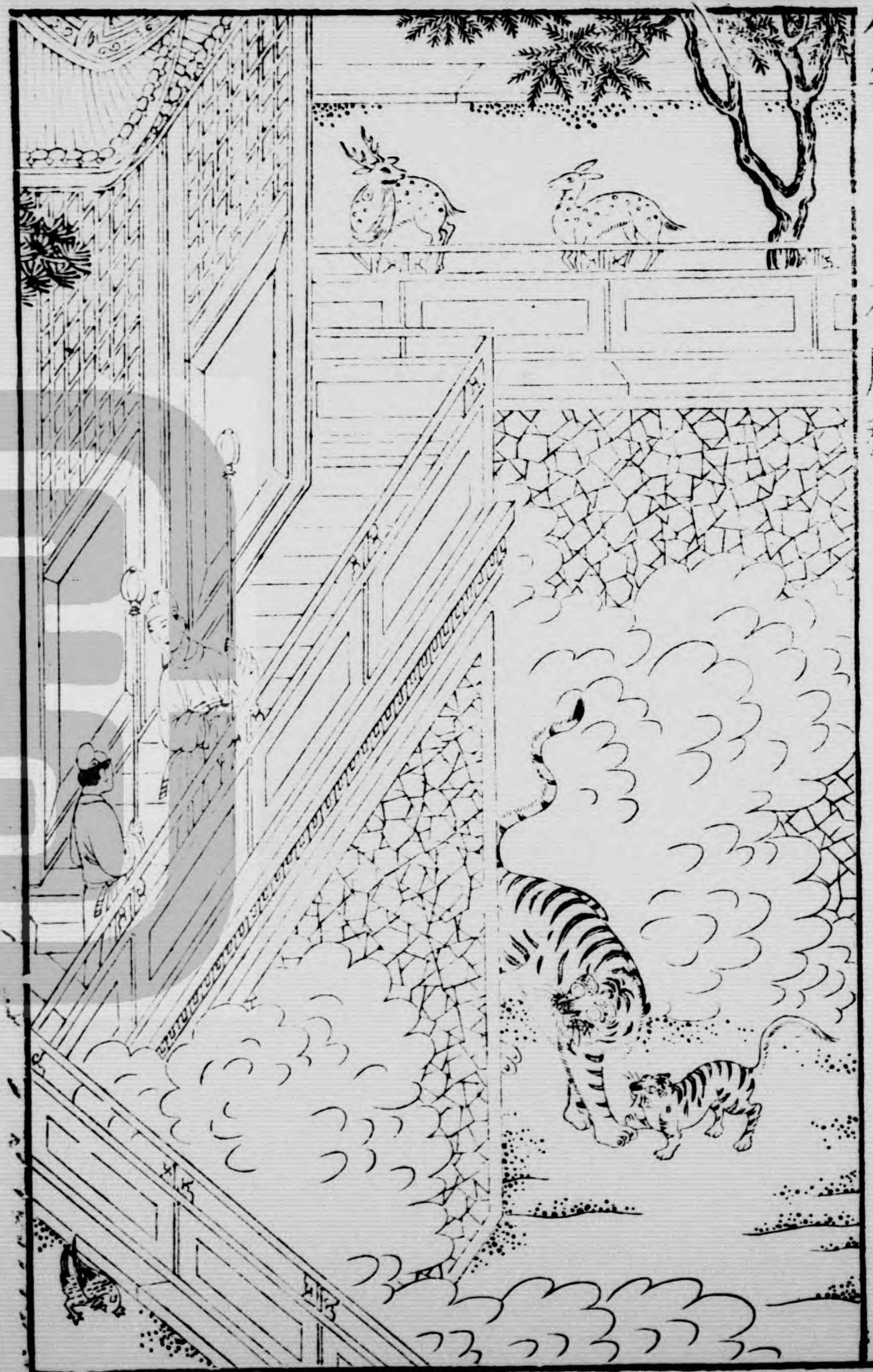
上書牋壁

唐太宗

納箴賜帛

唐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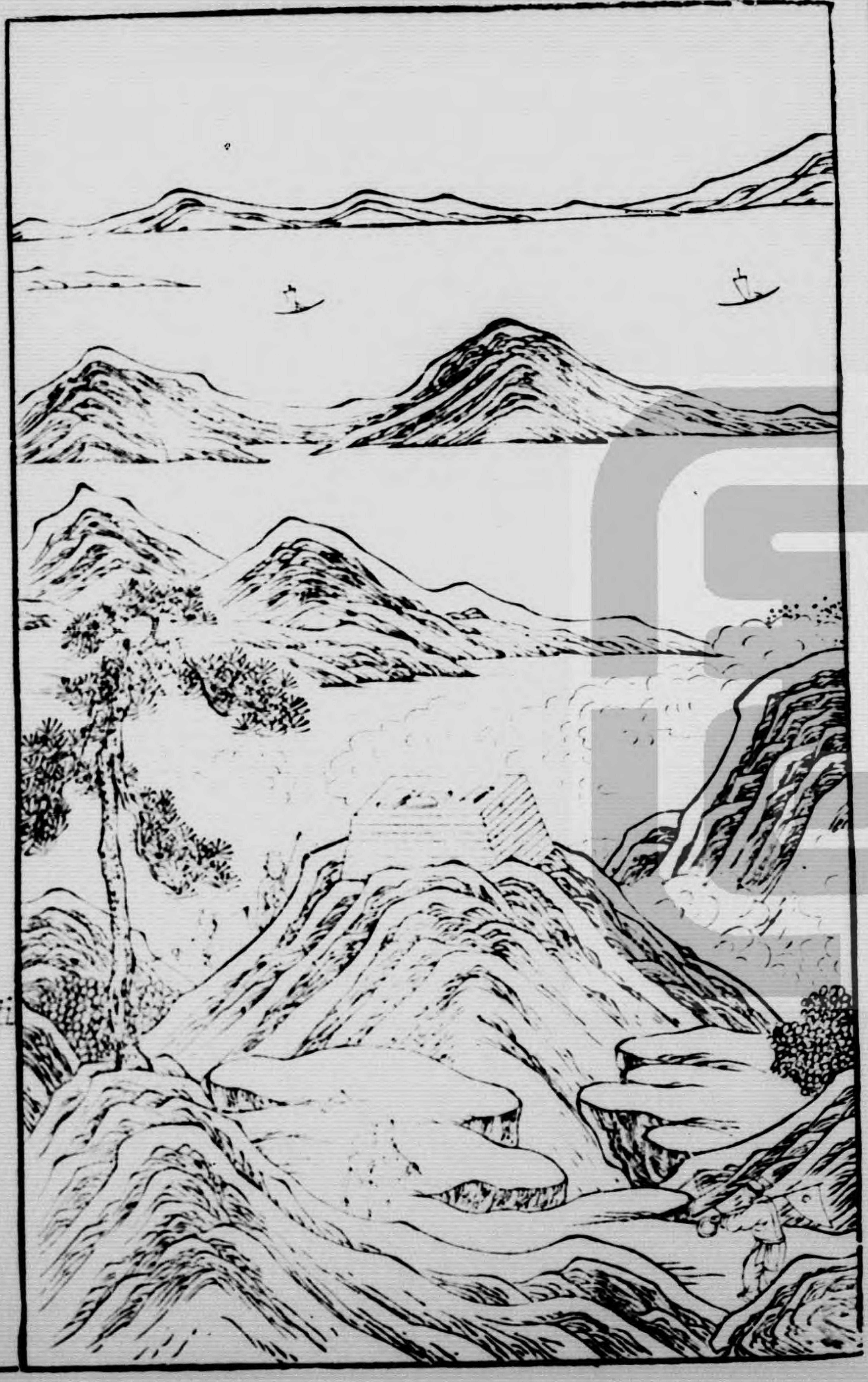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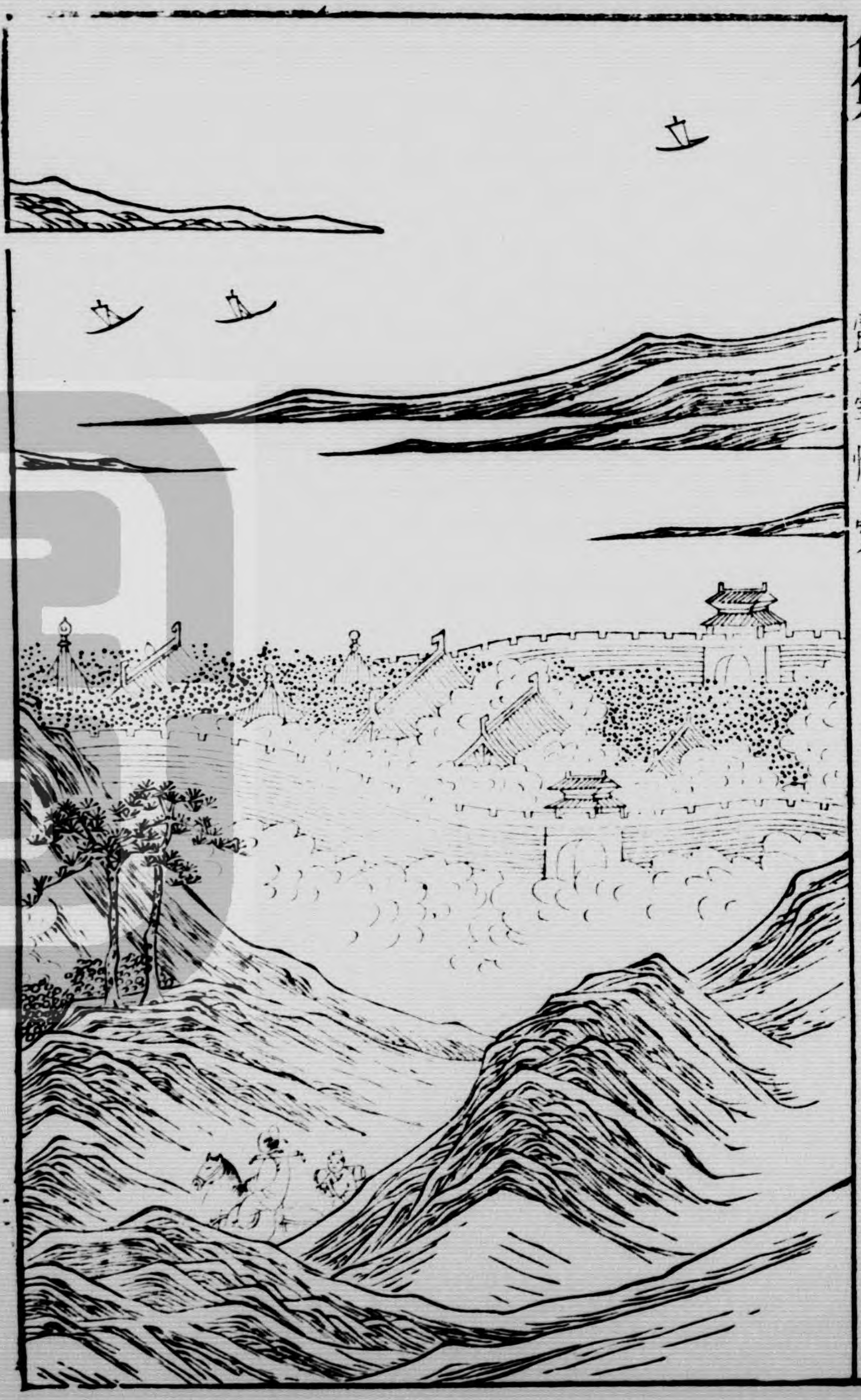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也。帝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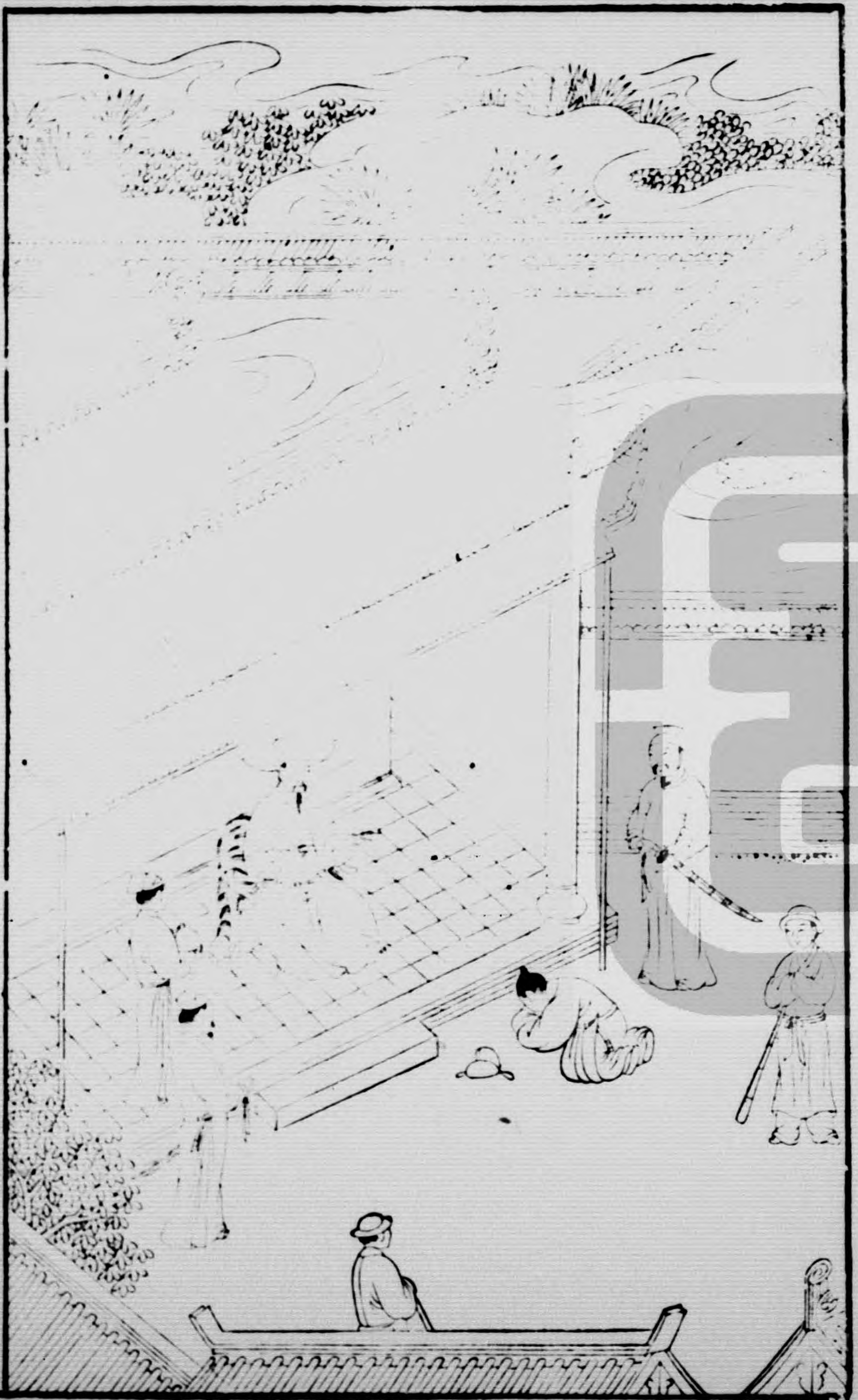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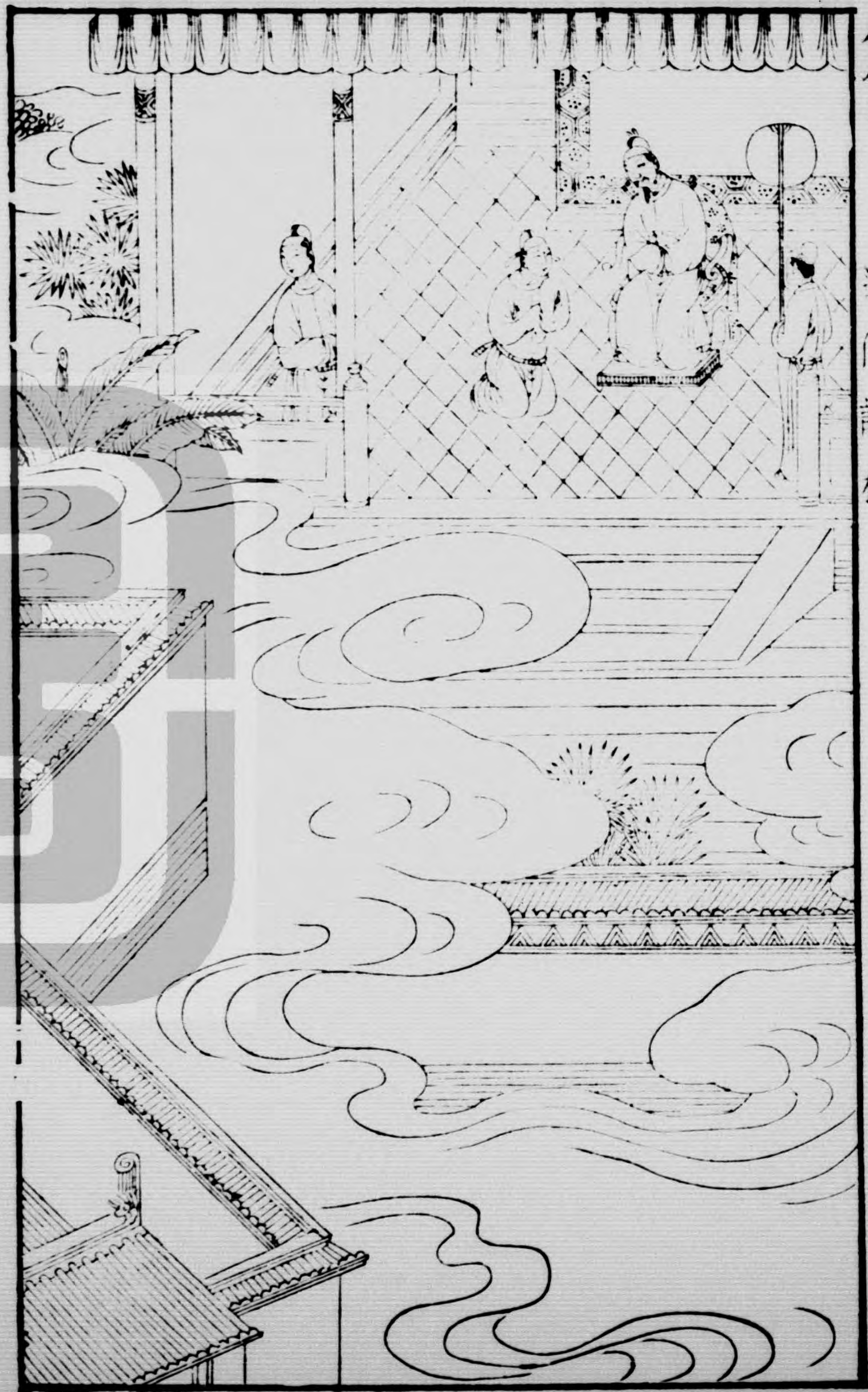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一日遊幸上林苑。登養虎的虎圈。因問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說這苑中各樣的禽獸有多少數目。這官人一時答應不來。有箇管虎圈的嗇夫在旁邊替那官人一一答應甚詳悉。文帝喜

他遂召侍臣張釋之說這嗇夫有才能。可就着他做上林苑令。釋之對說如今朝中如周勃張相如這兩箇人是有德的長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說不出口。蓋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語簡當。豈學這嗇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辯給哉。今若因嗇夫口辯。就超遷他。恐天下聞此風聲。而靡然做倣。都只學舌辯能言。不務誠實。則風俗薄而人心漓矣。文帝以張釋之所言當理。遂不用嗇夫。觀此一事。則用人者不當但取其言。而文帝從諫之善。亦可見矣。



漢史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帝恐羞之。何以臺爲。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嘗欲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使工匠計筭所費幾何。工匠計筭說該用百金。文帝說百金之貲財。若以民間中等的人家計之。可勾十戶人家的產業。今築一箇臺。就破費了十家的產業。豈不可惜。且我承繼先帝的宮室。不爲不廣。常恐自己無德。玷辱了先帝。又豈可糜費民財而爲此無益之工作乎。於是停止露臺之工。不復興造。夫文帝富

有四海。况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然百金之微。猶且愛惜。不肯輕費。如此。雖堯舜之土塔。大禹之卑宮。何以過之哉。大抵人主愛民之心。重則自奉之念輕。夫以一臺之工。遂至費百姓十家之產。若如秦皇之阿房。驪山。宋徽之龍江。艮嶽。其所費。又不知其幾千萬家矣。窮萬民之財。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窮盜起。社稷丘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後世人主當以漢文爲法。毋以小小營建爲費少。而遂恣意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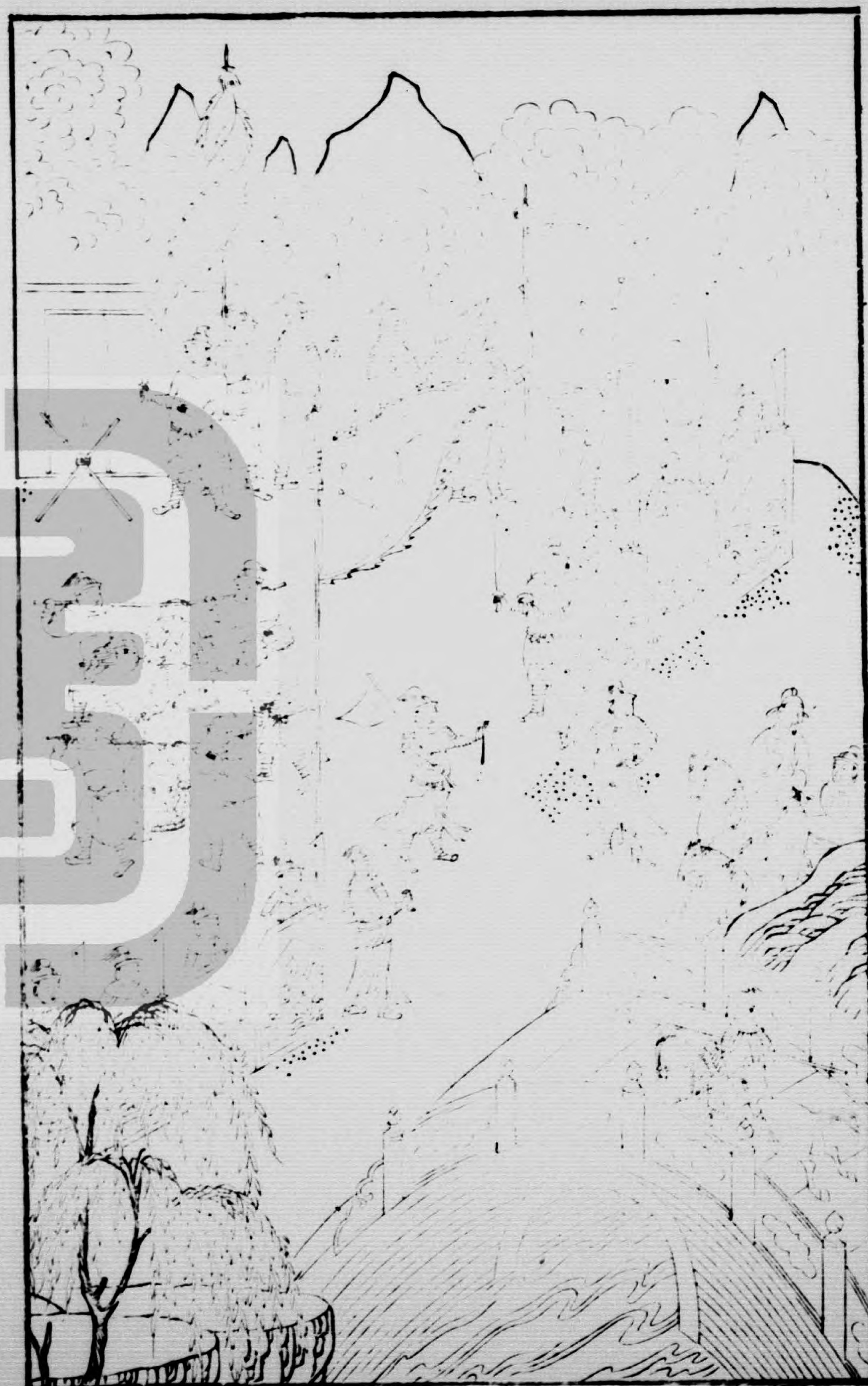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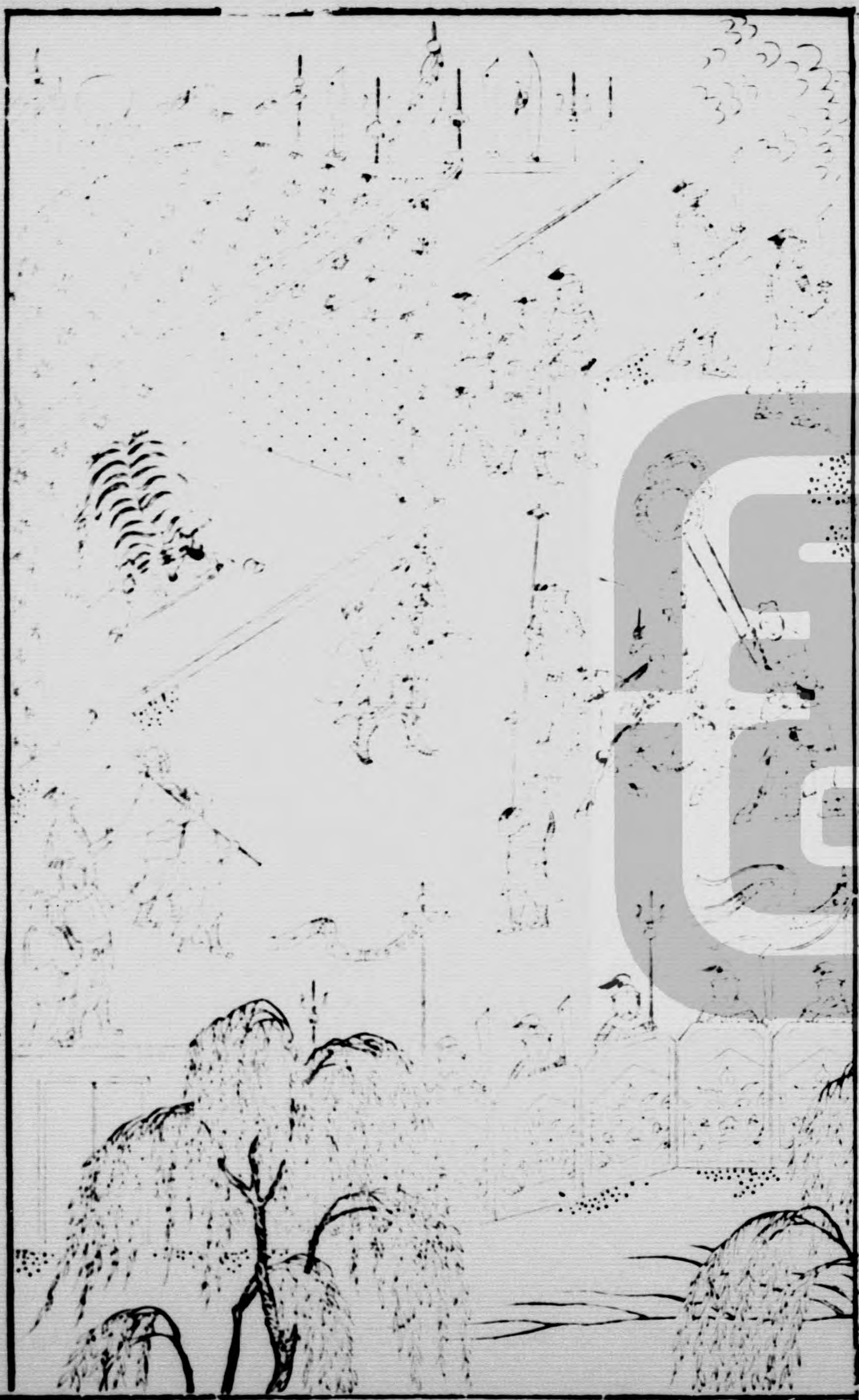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天不敬當斬語吏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臣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正直文帝甚重之時有箇郎官叫做鄧通得幸於文帝寵

愛無比嘉嘗入朝見鄧通在文帝旁邊狎恃恩寵有怠慢之狀嘉卽奏說陛下愛幸群臣只好賞賜他財物使之富貴足矣至於朝廷上的禮儀則不可不嚴肅及罷朝回坐於丞相府中寫文書去提鄧通說道他若抗拒不來便當處斬鄧通恐懼求救於文帝文帝知丞相所執者是朝廷之禮鄧通委的有罪就着他去見丞相通到府中取了冠跣足頓首謝罪申屠嘉責他說朝廷乃禮法所在你一箇小臣敢狎戲於殿上犯了大不敬論罪當斬因使吏拿出斬之通叩



頭謝罪。至於出血。嘉怒猶不解。文帝料鄧通已在丞相處陪話知罪了。乃使人持節召通而致謝丞相。申屠嘉乃遣之。鄧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說道。丞相幾乎殺了臣。夫文帝寵倖鄧通。致敢於怠慢。其始固不能無過。然申屠嘉正言直論。而帝略不偏護。卽遣令就罪。使大臣得伸其法。而嬖倖不敢狎恩。非聖君而能若是哉。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讓而擄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北虜匈奴入邊爲寇文帝拜劉禮徐厲周亞夫三人俱爲將軍各領兵馬出京分布防守劉禮屯于霸上徐厲屯于棘門亞夫屯于細柳文帝親到各營撫勞將士初到霸上棘門二營車駕徑入沒些阻當末後往細柳營導駕的前隊已到營門被軍士阻住不得入與他說聖駕就到可速開營門那軍門都尉對說我軍中只知有將軍的號令不知有天子的詔旨少聞文帝的駕到了還不開門文帝乃使人持節召亞夫說朕要進營勞軍亞夫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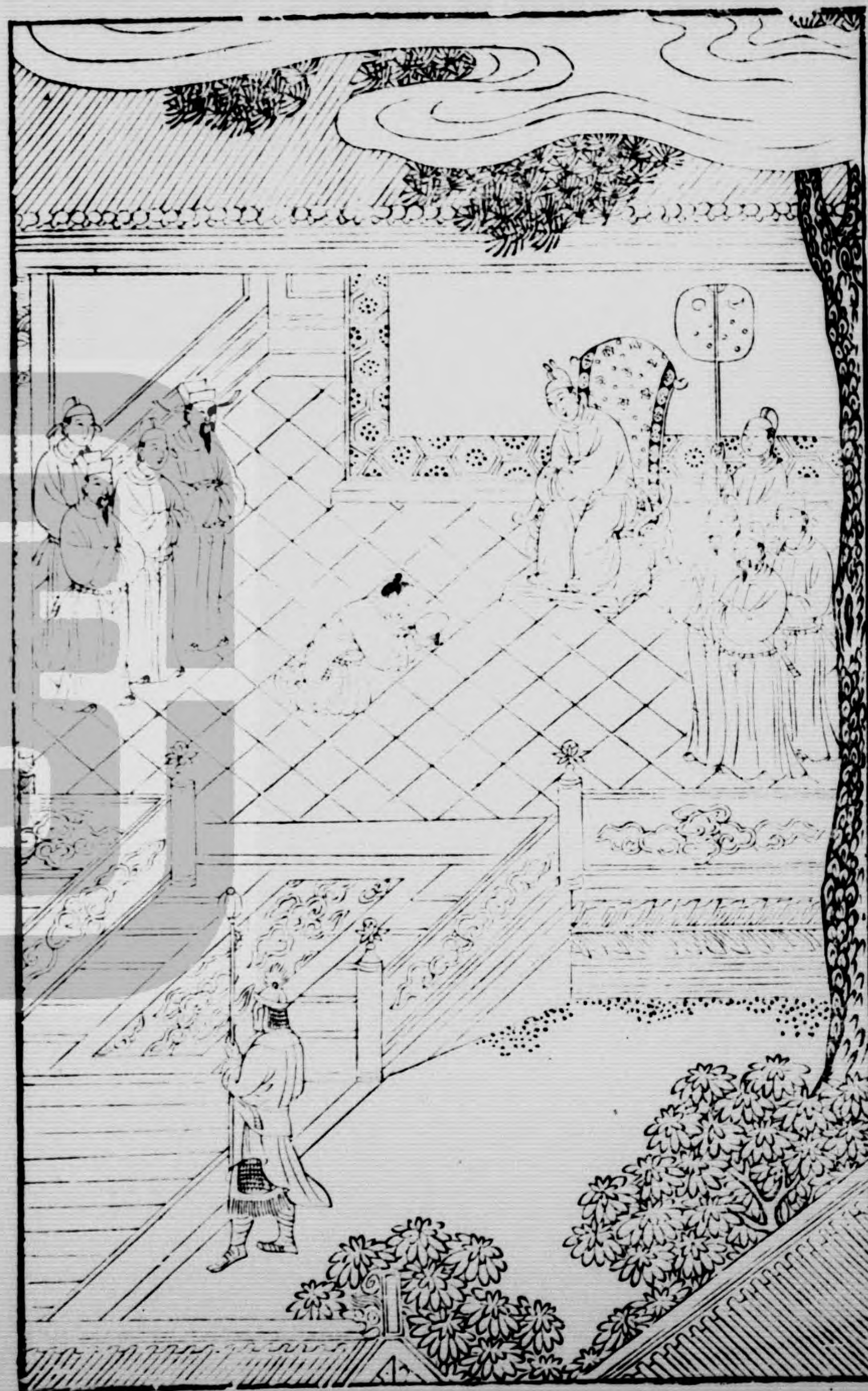
傳令開營門接駕。臨進門時，守門軍士又奏說將軍有令，軍中不許馳驅走馬。文帝乃按住車轡，徐徐而行。到中軍營，亞夫出迎，手執着兵器，只鞠躬作揖，說道：「甲冑在身，不敢拜跪。」臣請以軍禮參見。文帝聽說，悚然改容，俯身式車，使人傳旨致謝。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帝出營門，歎美亞夫，說道：「這纔是箇真將軍。」恰纔見霸上棘門二營那樣疎略，如兒戲一般，萬一有乘虛劫營之事，其將固可掩蔽而擄也。至如亞夫這等紀律可得而輕犯耶？嘗考古者人君命將，親推其轂，授之以鉞，曰：「闔以外將軍主之，不從中制也。」蓋將權不重，則軍令不嚴，士不用命。故穰苴戮齊王之嬖臣，孫武斬吳王之寵姬，而後能使其衆以成大功。觀周亞夫之紀律嚴明，誠爲一時名將。然非文帝之聖明，重其權而優其禮，則亞夫將求免罪過之，不暇况望其能折衝而禦侮哉？後世人君御將，宜以文帝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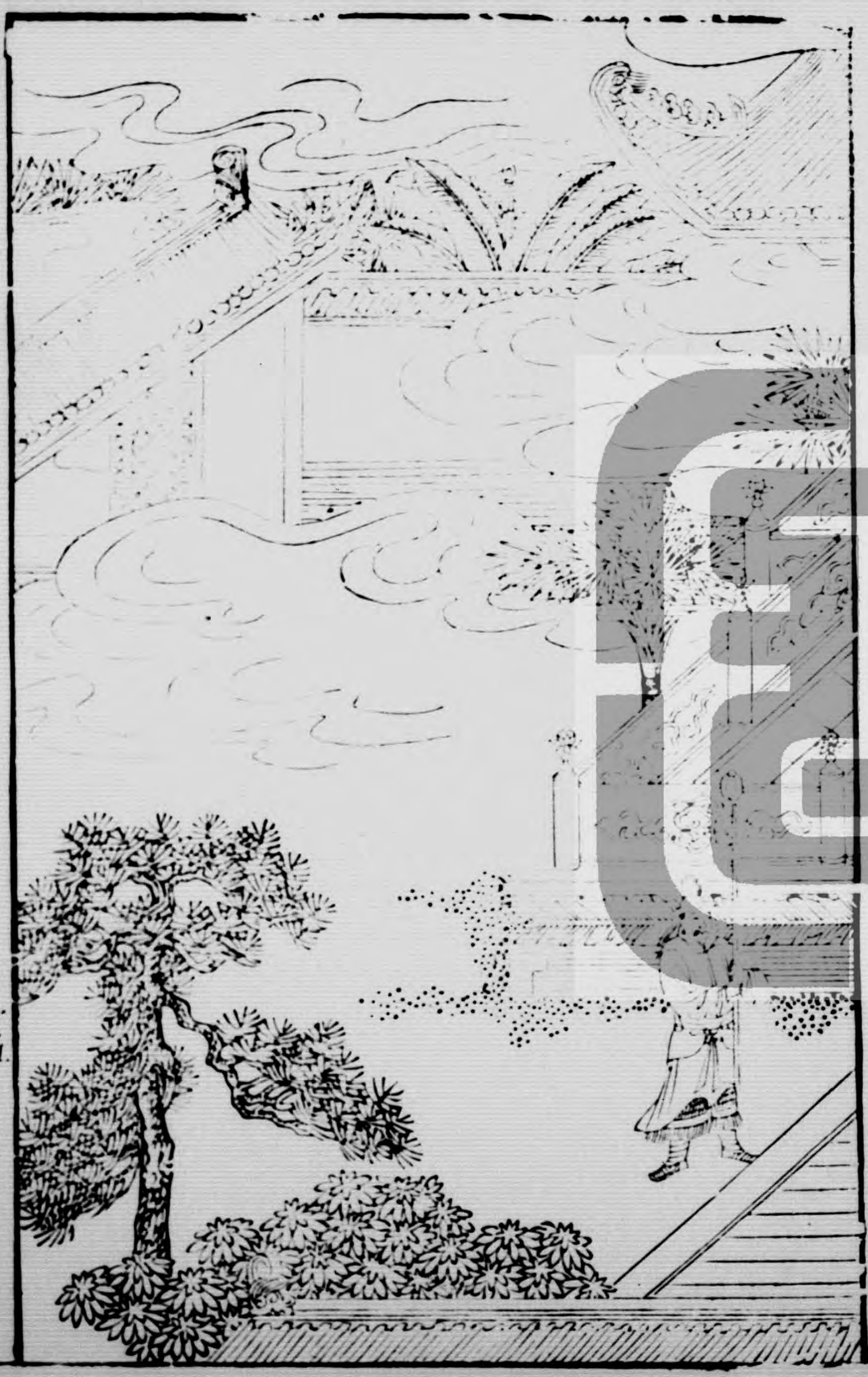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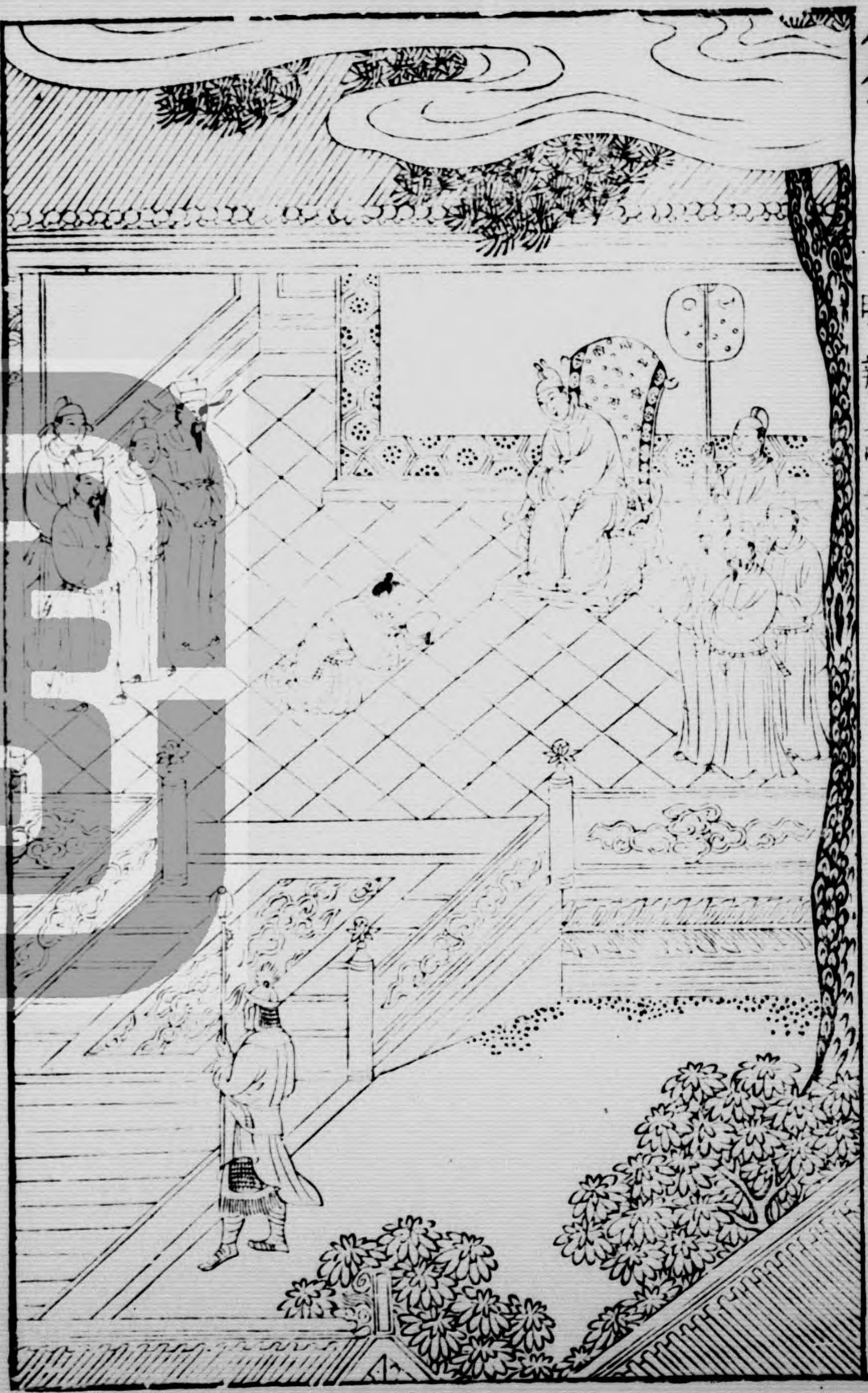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解西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用當時名儒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傅申公說他的學問更高武帝聞說卽遣使去徵聘他又聞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駕一輛安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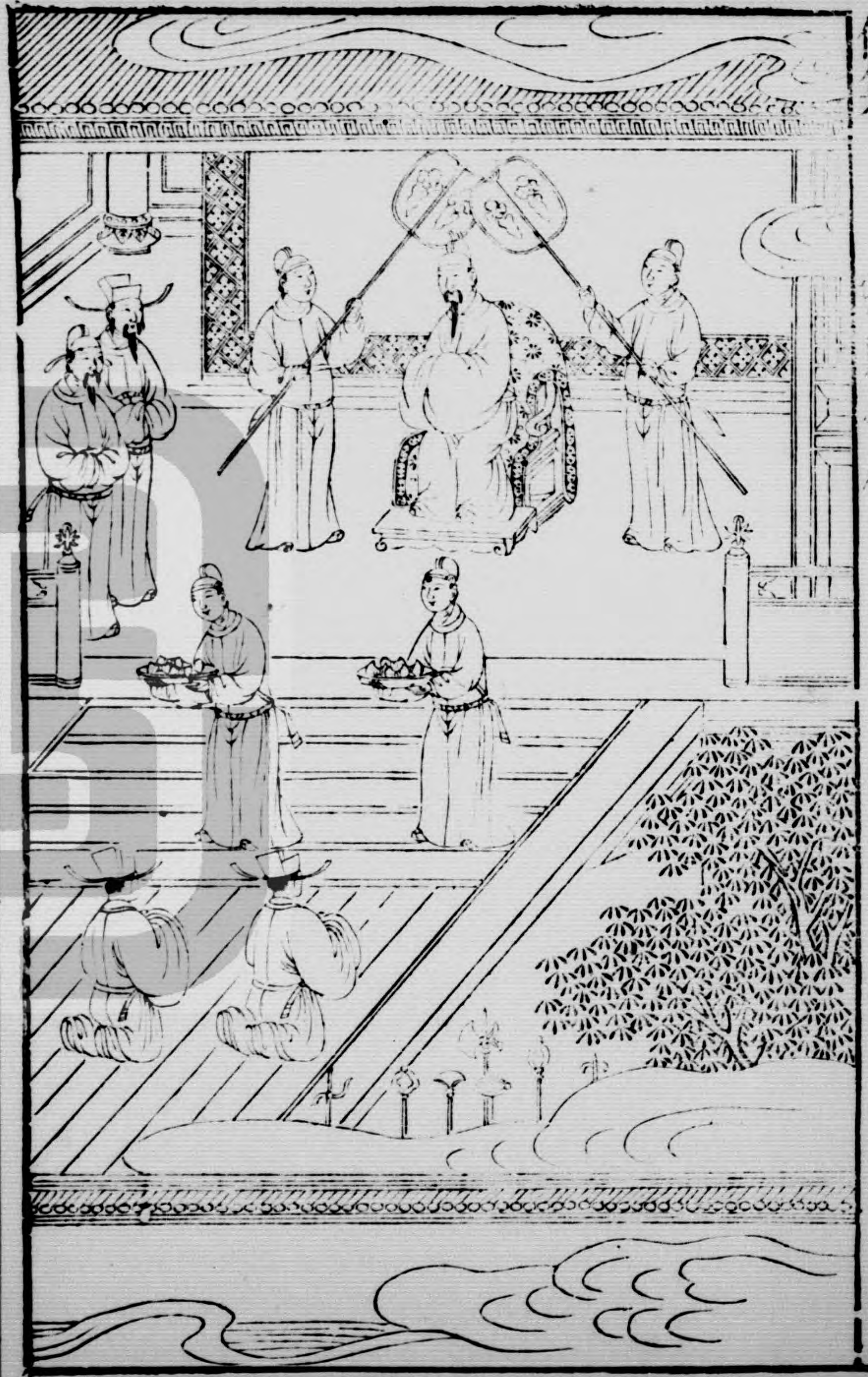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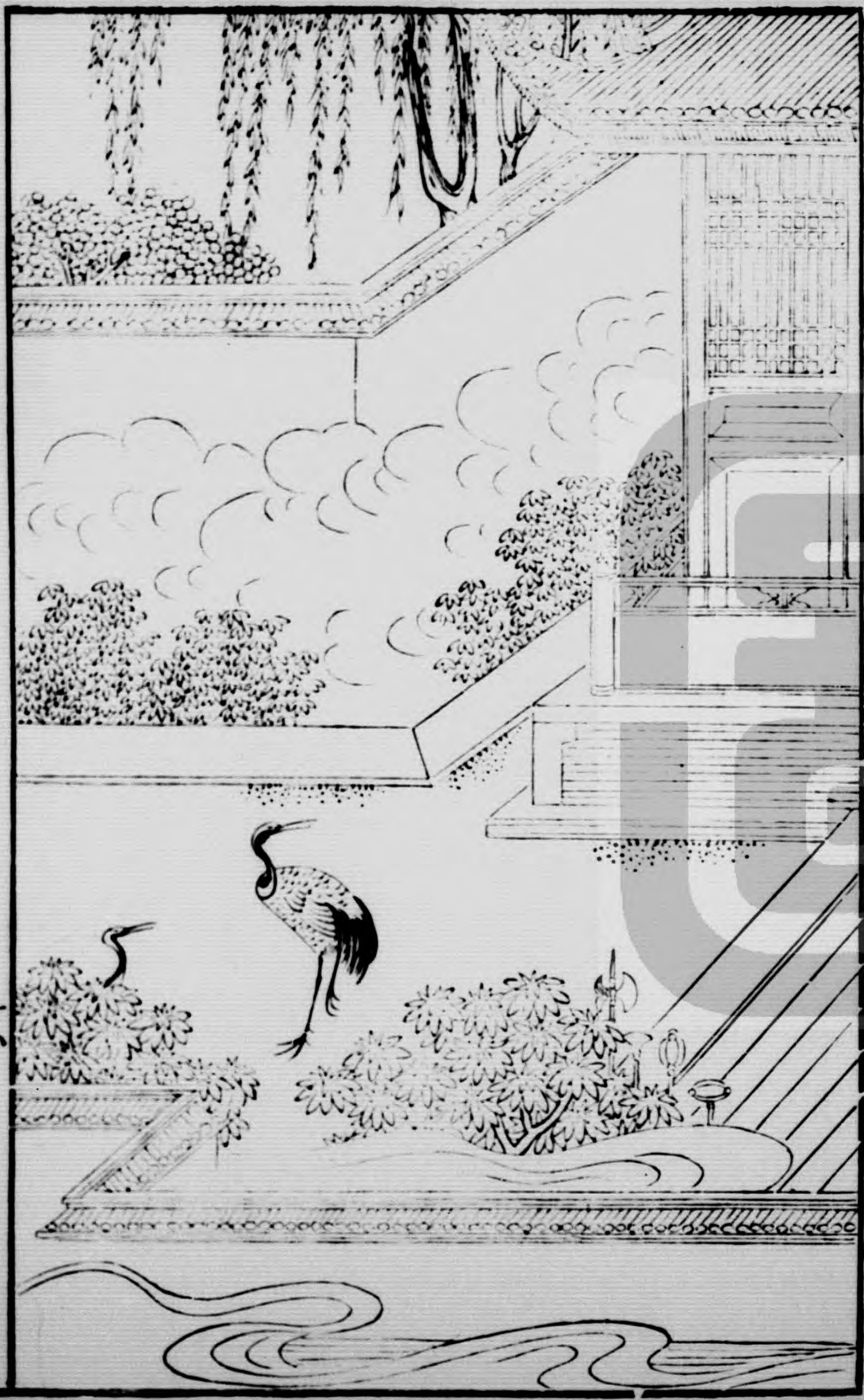
行路軟活坐的自在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爲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遂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大中大夫之職安置在魯王府裡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爲治也不在多言只是着實行將去便好益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爲有益也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已下賢爲盛事漢興以來雖不逮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至申公力行一言則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可見是詐。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卽發怒。說大將軍是箇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卽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爲賢主。若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托孤寄命。豈易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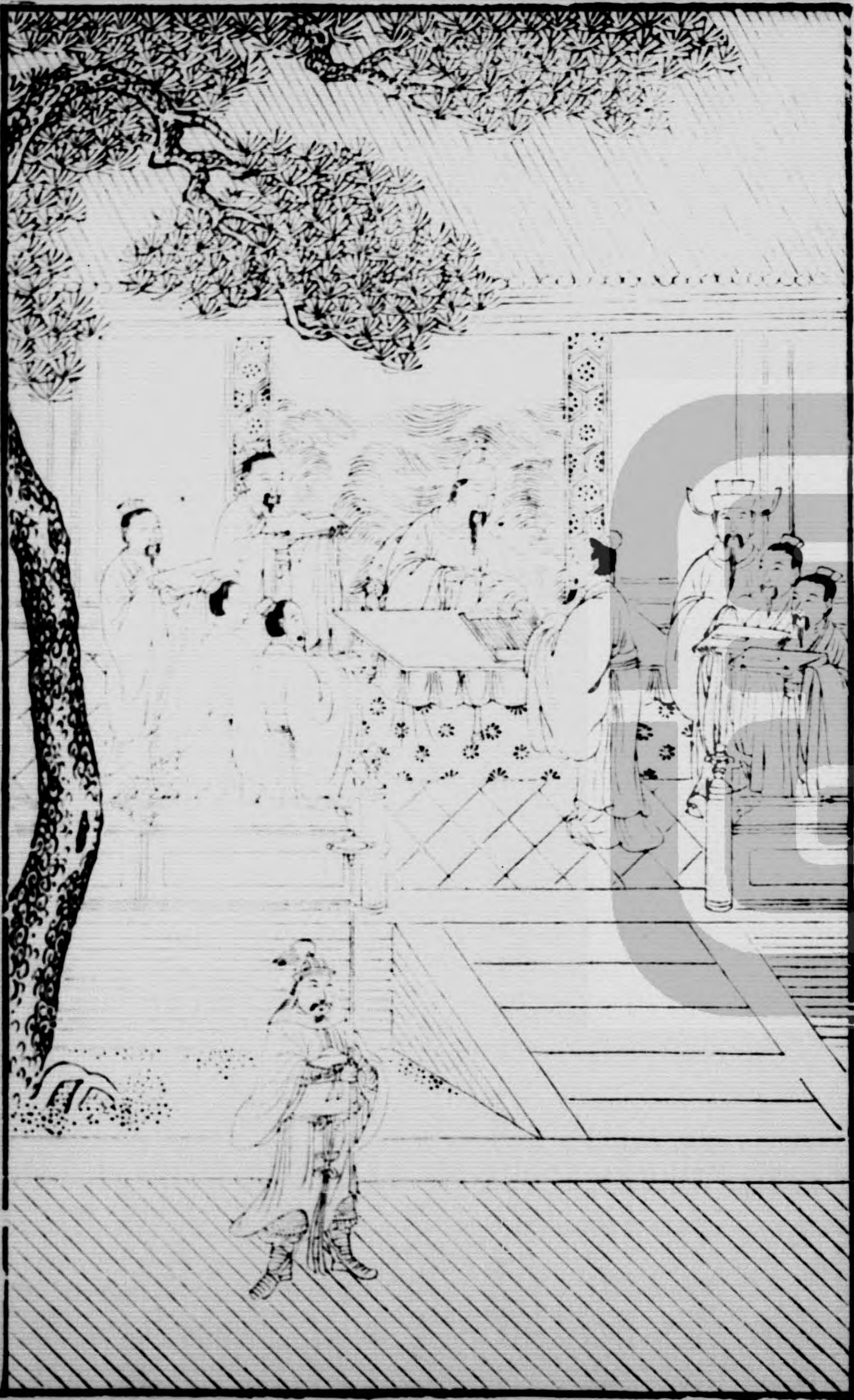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勸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縣兩樣官。嘗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一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遷轉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舊。徒見勞擾。必須做得年久。然後民情土俗。百

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頭腦。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相。食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勞。也只降勅書獎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爵級。仍令照舊管事。到做的年歲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卽把向前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爲太子太傅。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爲京兆尹。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勸勵。好官甚多。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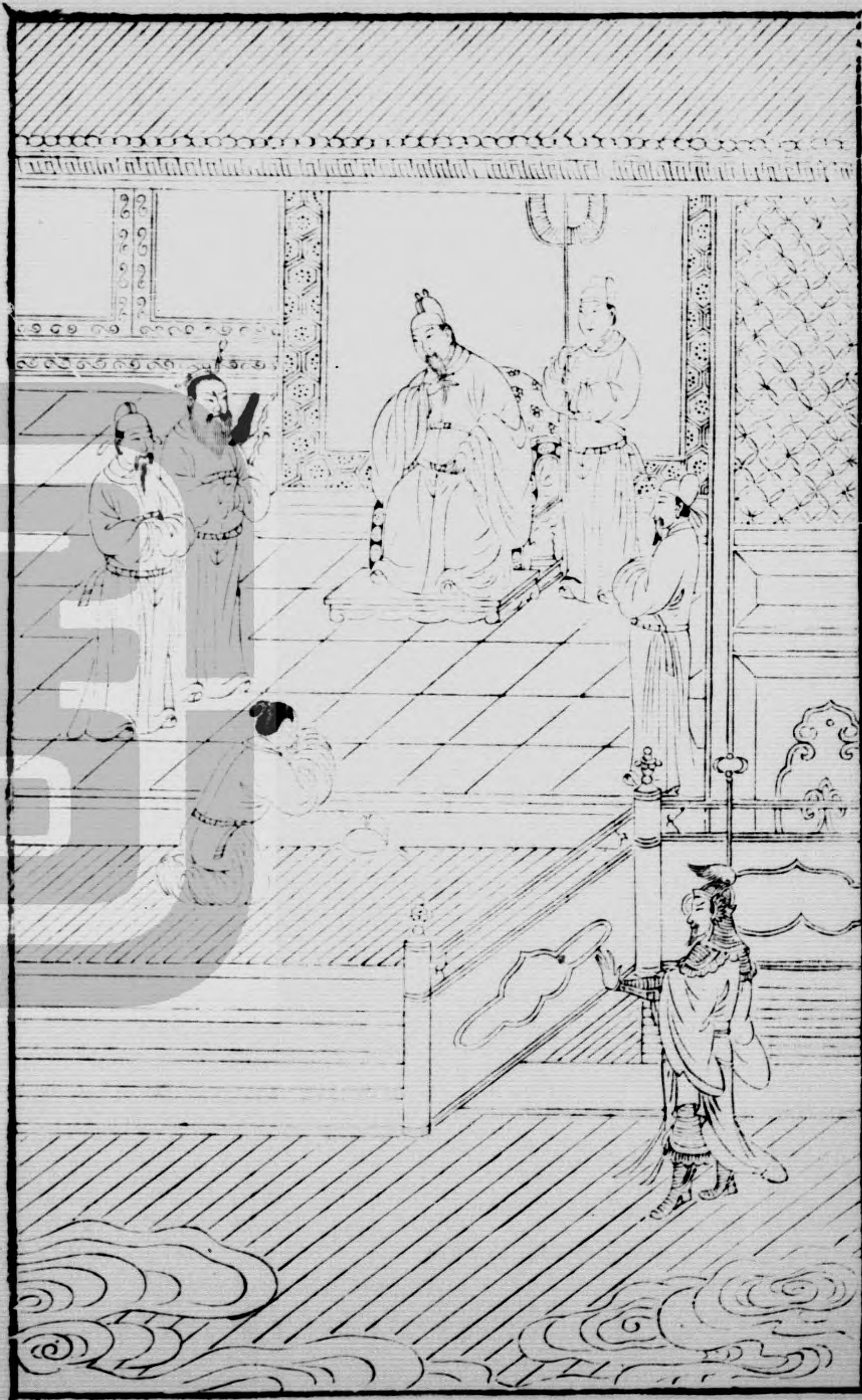
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科目太繁。額數日增。陞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漢史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好文。見得五經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經秦人燒燬一番。到今表章之後。雖已漸次尋出。但諸儒傳授互有異同。不得歸一。而諸家傳註亦且各自以爲是無一定之說。因此詔諸儒臣講究五經同異。如經文有不同的。便要見誰是真傳。誰是錯誤。傳註有不同的。便要見某人說的。

與經旨相合某人說的。與經旨相悖。又命蕭望之等評論他每講究的。誰是誰非。奏聞於上。上親稱制臨視而裁決其可否。這五經中定以先儒梁丘賀傳授的。易經夏侯勝夏侯建傳授的。尚書穀梁淑傳授的。春秋爲真。當於是將這三經各立博士之官。着他教習弟子。以廣其傳。其詩禮二經。益先已有定論。故不述也。自宣帝以來。五經如日中天。傳之萬世。爲治天下者之準則。其功亦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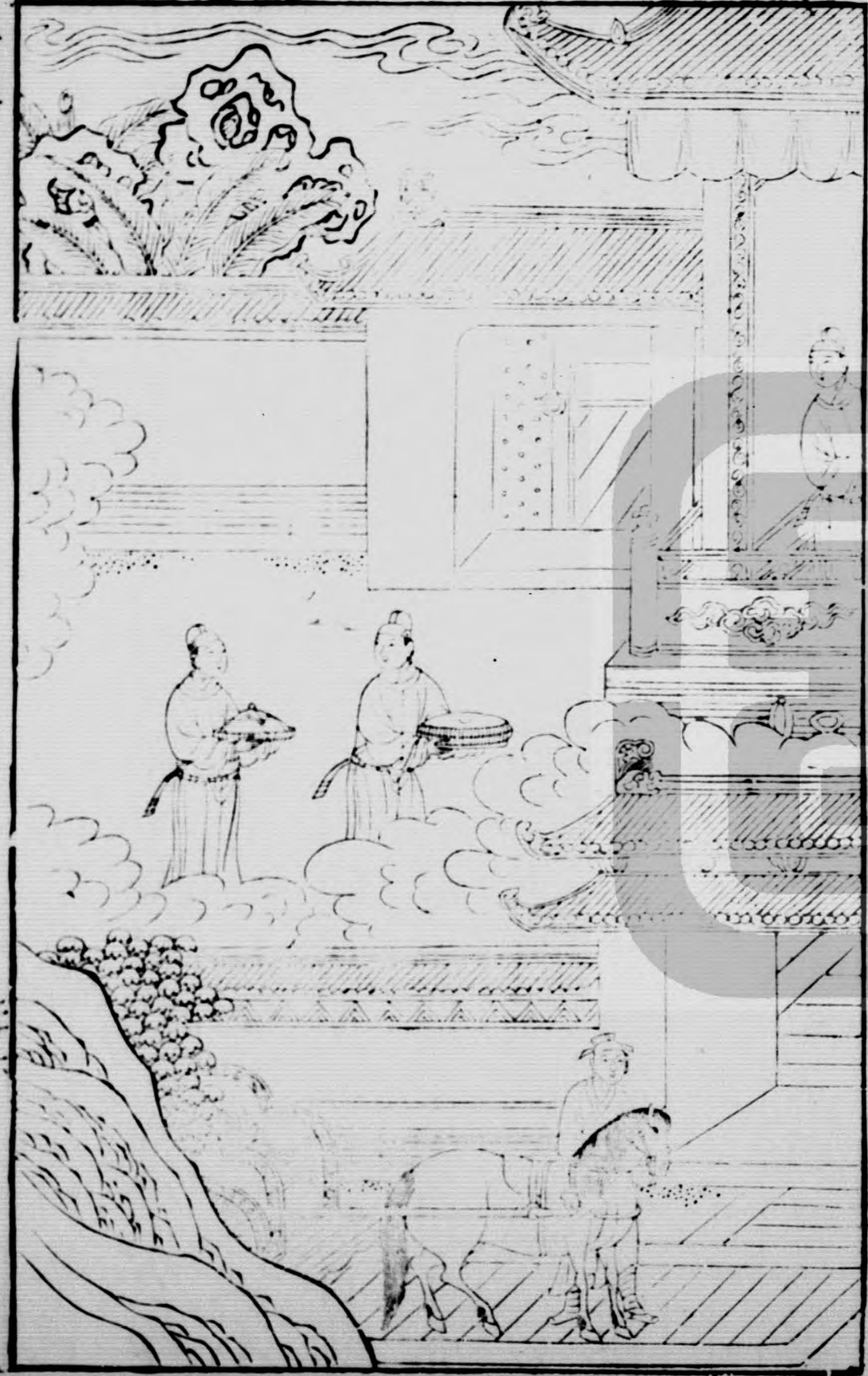
漢史紀成帝時張禹黨護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免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亂政安昌侯張禹原授成帝經成帝以師禮待之禹爲人有經學

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見王氏威權盛遂黨護之其誤國不忠之罪大矣那時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爲人剛直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上前直說願賜尚方斬馬劍與臣斬一箇佞臣的頭以儆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敢當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可赦宥御史遂拿朱雲下殿去朱雲攀扯殿前欄杆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將欄杆扯斷了朱雲乃大呼說昔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諫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爲忠義之鬼。其願足矣。但惜聖朝爲奸佞所誤。不知後來變故何如耳。朝班中有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帽叩頭說。此臣素稱狂直。宜賜優容。於是成帝怒解。朱雲纔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杆。成帝說此欄杆不必改換新的。只把這折處葺補。留箇遺迹。使人知道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國家不幸有奸臣弄權。邪佞小人。又從而阿附之。相與壅蔽人主之聰明。所賴忠義之士。發憤直言。以陰折其氣。而消其黨。苟加之罪。則天下莫敢復忤權奸。而人主益孤立於上矣。成帝旣悟朱雲之直。遂宥其死。且留檻以旌之。蓋亦有見於此。可謂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紀而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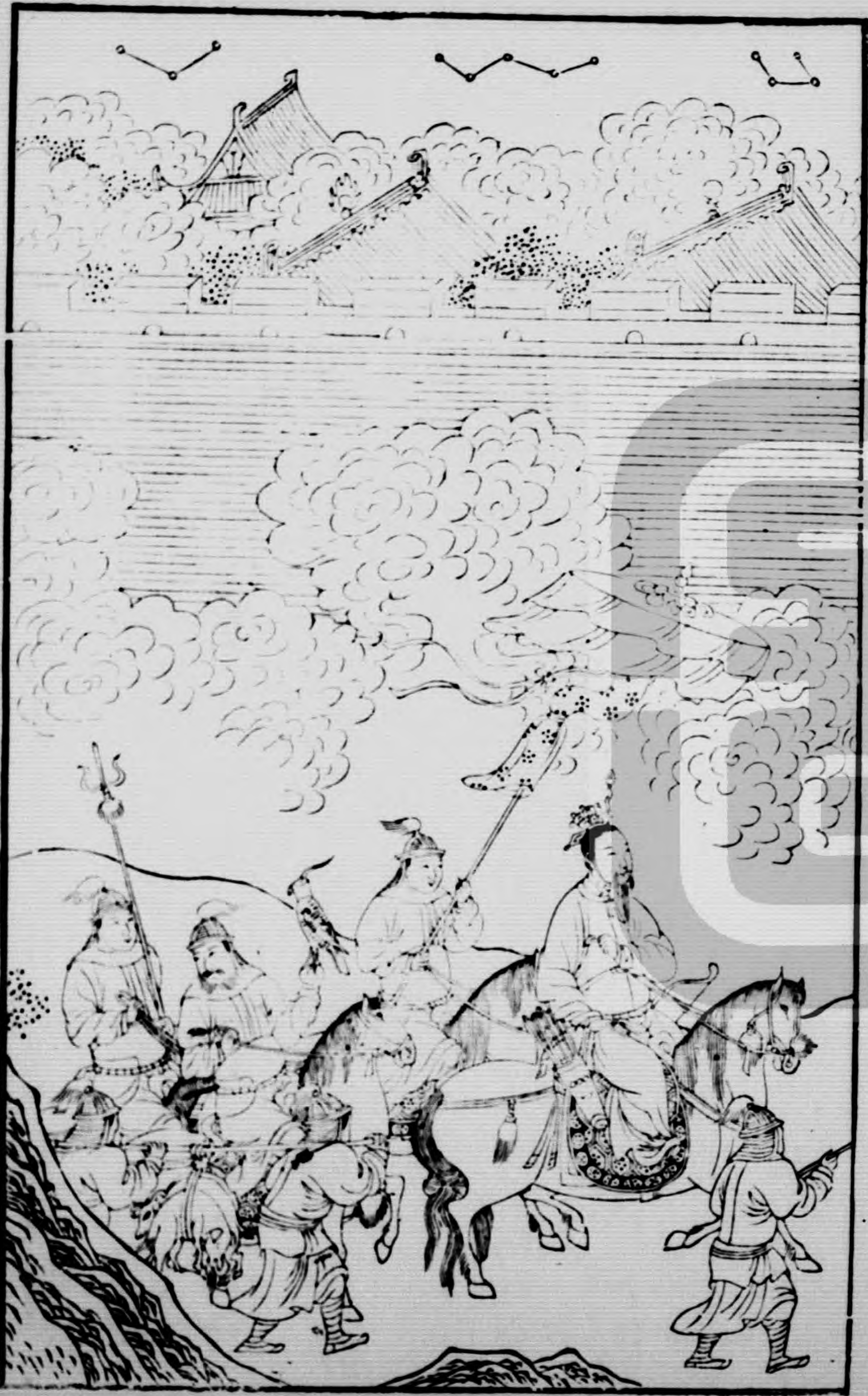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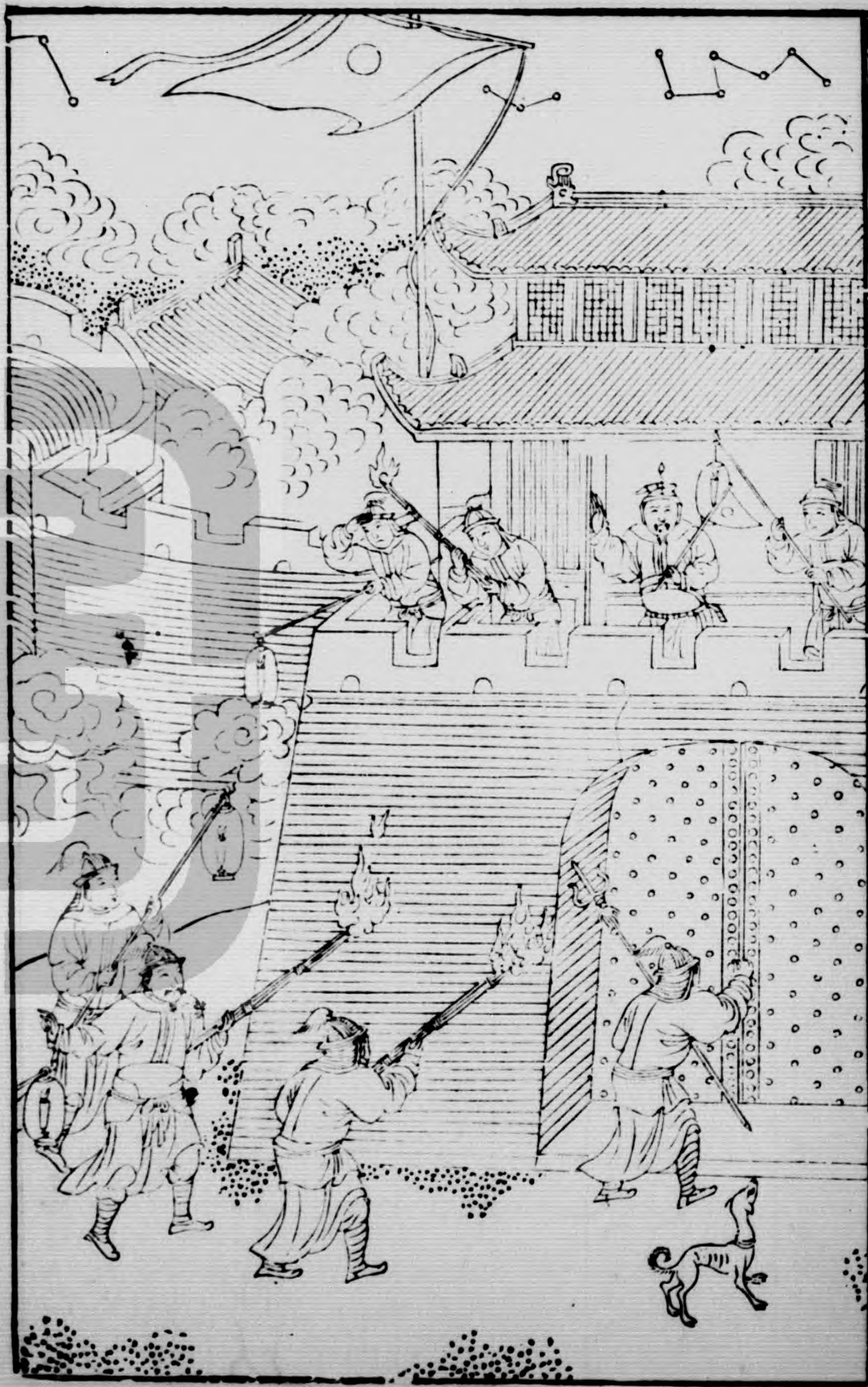


漢史紀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卽位。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齊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少時曾與處士嚴光同學讀書。

到後來光武卽帝位。嚴光逃匿不肯見。光武思念他賢。使人把他的模樣去各處訪求。聞說有一男子披着羊裘釣魚於齊國之澤中。光武知是嚴光。乃備安車及玄纁幣帛。遣使者聘請之。二次往返。然後肯來到京師。光武車駕卽日親到他下處看他。嚴光睡着不起。光武直到他床前。以手撫摩其腹。稱他的字說。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爲治耶。嚴光張目看着光武。說道。古時唐堯爲天子。著德于天下。隱士巢父獨臨水洗耳。不聞世事。堯也相容。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

志願我既不願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歎息而去。又復引嚴光入禁中。與他論說往年故舊之情。相對累日。因與他共睡。嚴光不覺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明日靈臺官奏說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說。這非干變異。乃朕與故人嚴子陵共睡耳。夫光武既帝天下。則嚴光乃草野中之一民耳。光武只爲他是賢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禮。親屈萬乘之尊。任其張目疾言。而不以爲傲。容其加足於腹。而不以爲侮。殷勤款曲。不復知有感發而興起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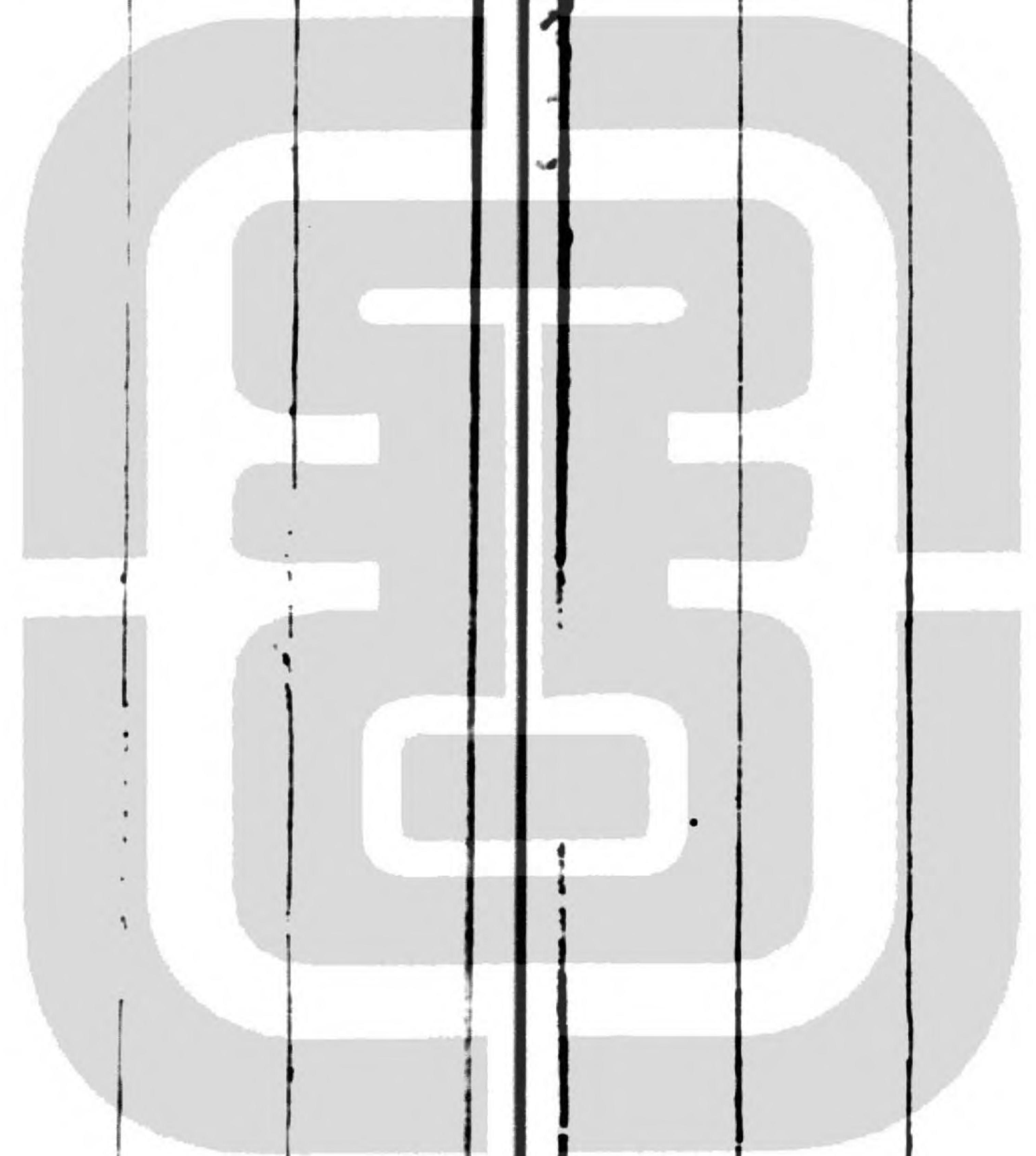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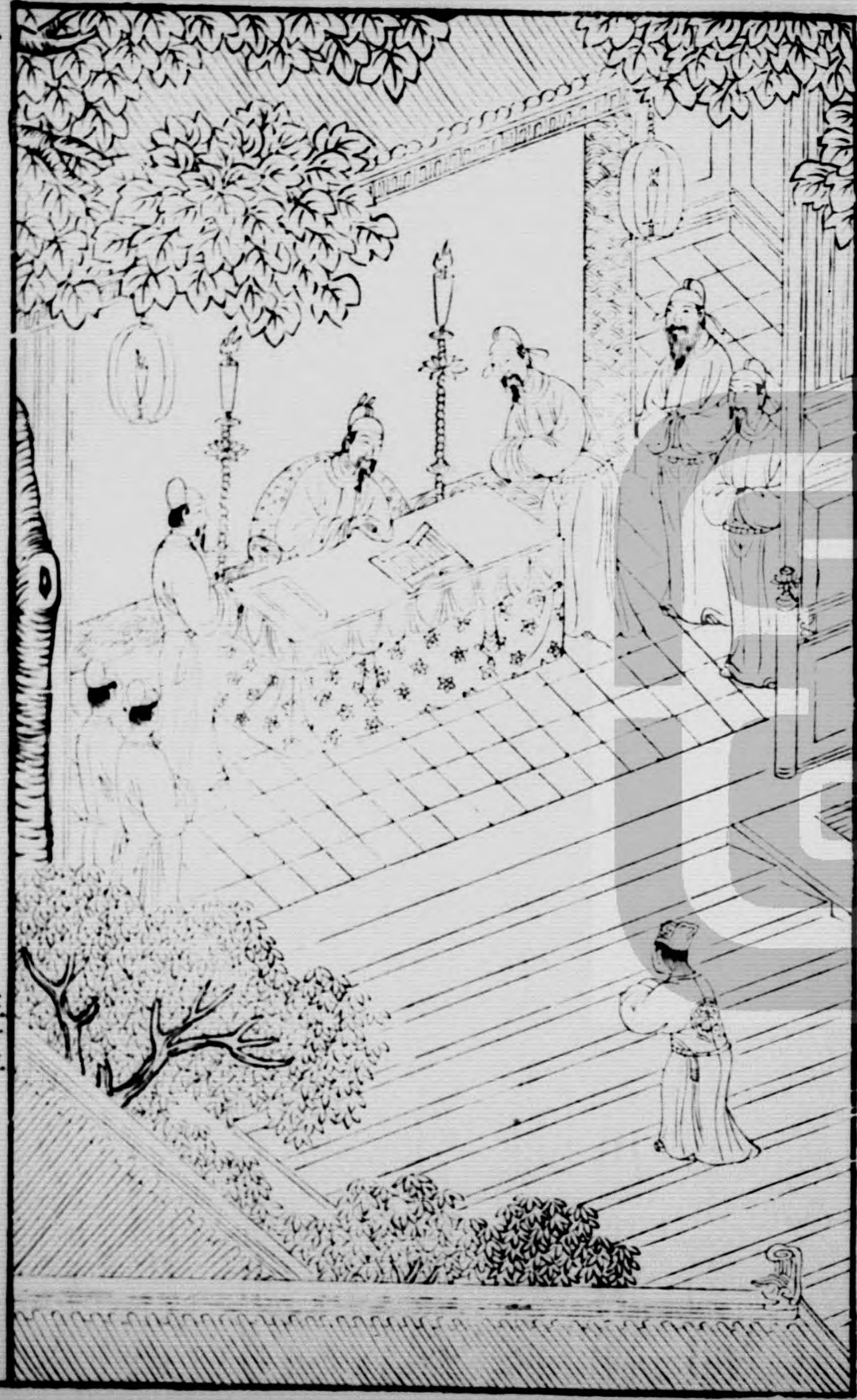
漢史紀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獵，偶至夜深方回。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官姓郅名惲，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道他不認得，着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間，使他識認。郅惲對

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辨得真僞？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郅惲又上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誠未見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賜布百疋，反將中東門的門官降爲參封縣尉，以其啓閉不嚴，故貶之。蓋皇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疑有非常，況天子以萬乘之尊，出入尤當戒備，故郅惲之閉關不納，他豈不認的是光武，蓋欲因此以示儆耳。光武是創

業之主素謹周身之防。故於郅憚不惟不罪。且加賞焉。若如後世尋常之見。則中東門候必以順意蒙賞。而郅憚必以忤旨見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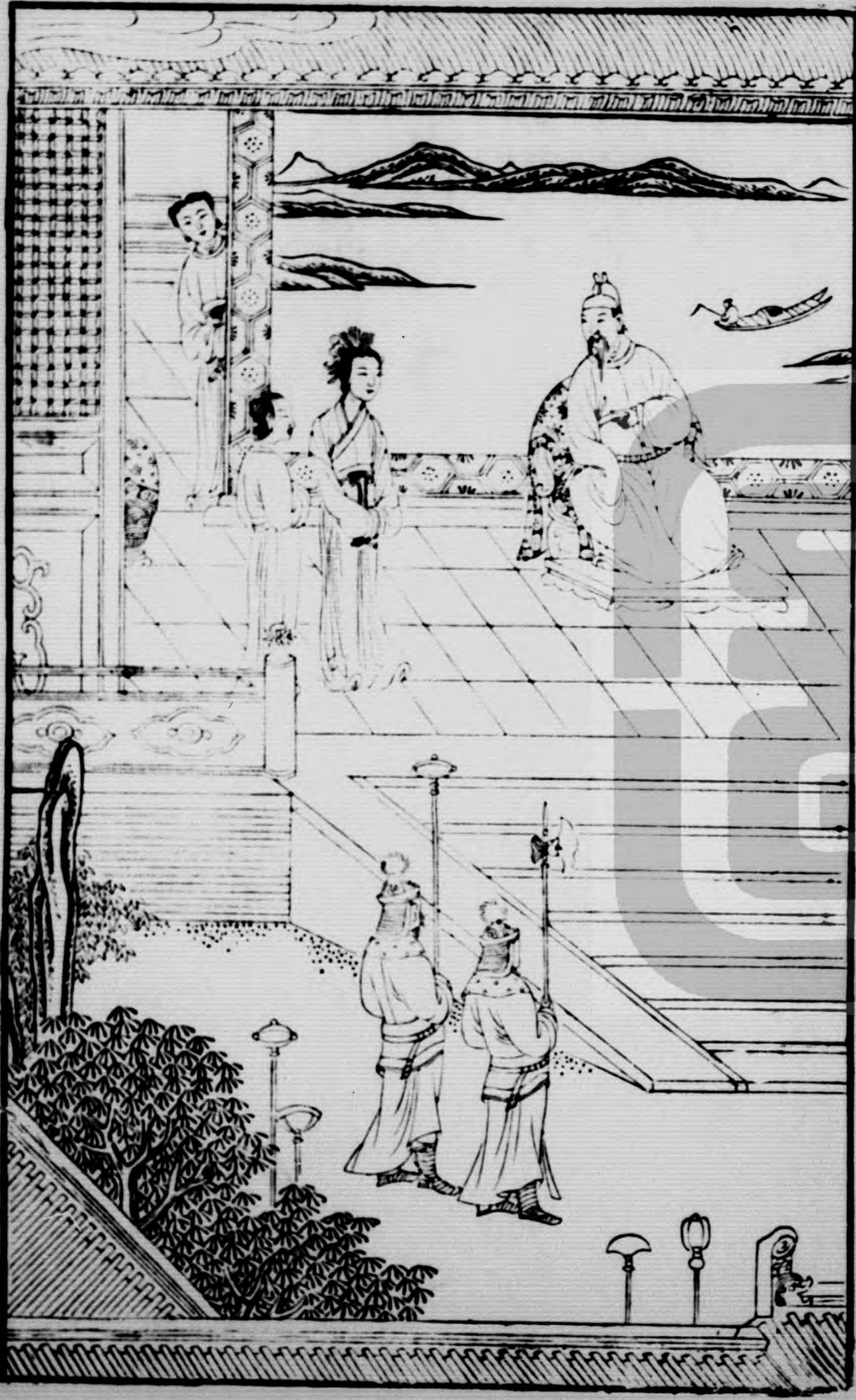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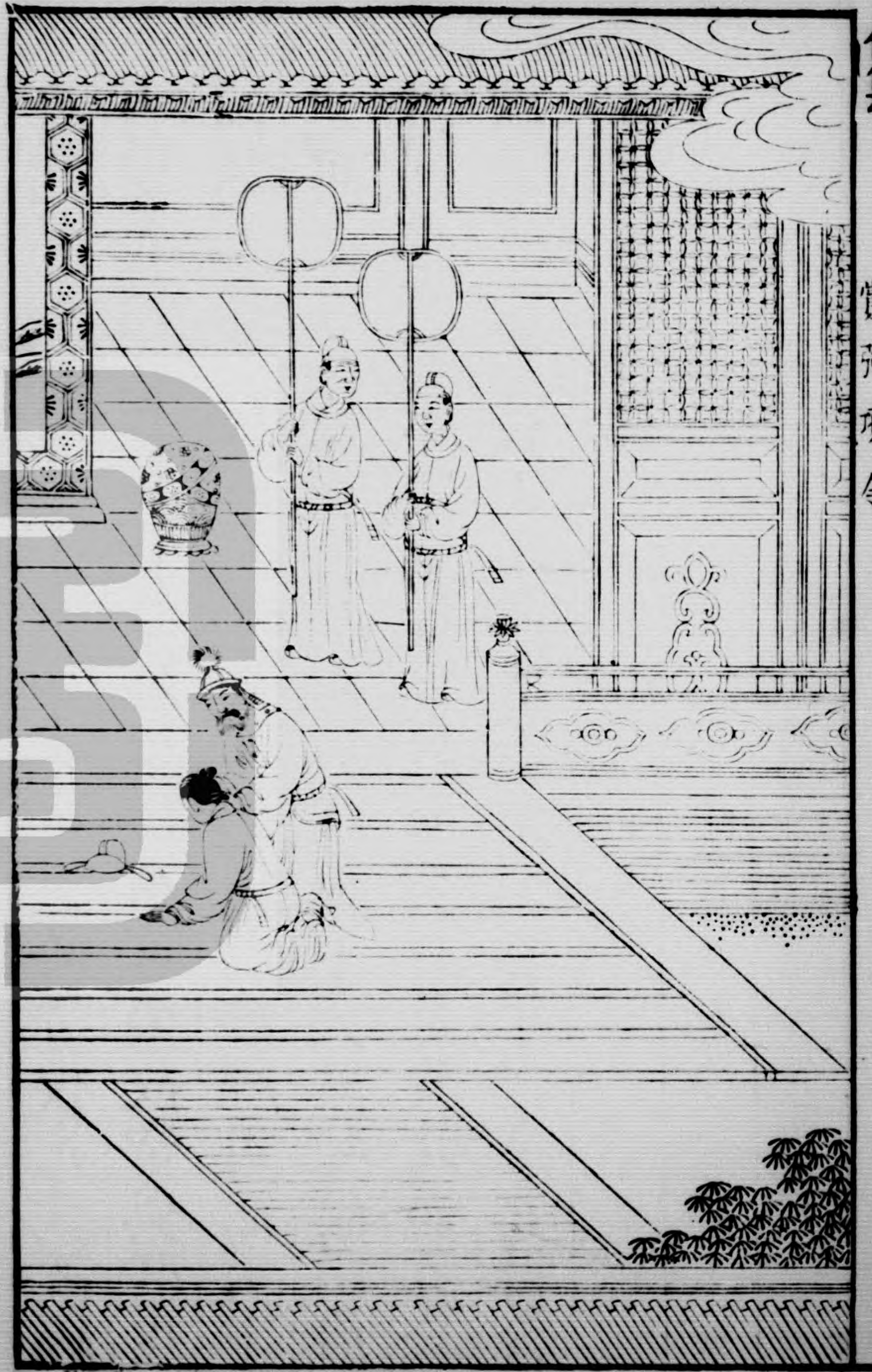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退朝之後常常引公卿及郎將之有經學者與之講論經書中的義理至於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見帝講論勞苦恐過用了精神。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昧於黃帝老子養性之福願願養愛恤此

身之精神使常優游自寧不可過於勞役光武說經書中義趣深長我只見得這件事可樂故常與群臣講論不爲疲倦也蓋治天下之道具於經書而天下之可樂莫如務學光武雖以征伐中興然非講明治道則雖有天下未易守也惟光武有見於此而急於講求故能身致太平而遺東漢二百年之業其得於經理之助多矣。



漢史紀光武時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還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京師莫不震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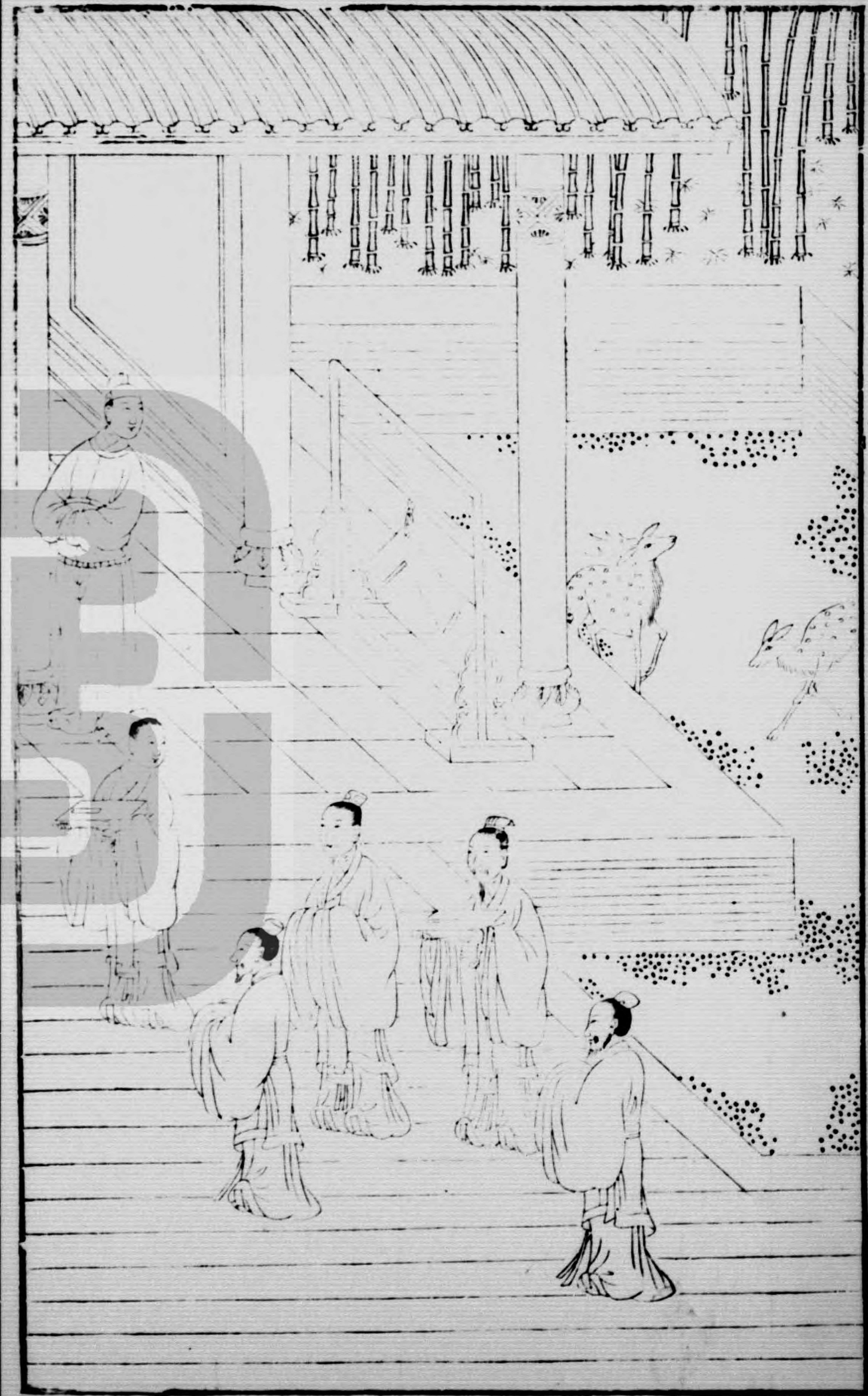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時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雒陽縣令。帝姊湖陽公主有家人白日殺人。藏躲在公主

家裡。官府拏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此奴在公主車上。董宣于路攔着公主的車。叩着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言數說公主的過失。喝奴下車。親手擊殺之。公主卽時還宮。告訴光武。光武大怒。拏得董宣來。要打殺他。宣叩頭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奴殺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杖。請自殺便了。卽以頭撞柱。光武見他說得有理。令人持定他。不要他撞柱。只着他與公主叩頭謝罪。就饒他。宣不肯從。光

武彊使人將頭按下。宣只兩手撐定彊直了項。終不肯叩頭。光武見他耿直。反因此喜他。傳旨着這彊項。令且出。又賜錢三十萬。以獎勵之。於是京師內外。莫不震慄。無敢倚恃豪強。以犯法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其性與人殊哉。良以習見富勢之爲尊。不知國法之可畏。而奴僕莊佃之人。倚強使勢。生事害人。亦有其主不及知者。若不因事裁抑。示以至公。使之知徹。至於驕盈縱肆。身陷刑憲。則朝廷雖欲從寬。亦不可得矣。光武之嘉賞董宣。意蓋以此。故終光武。豈非以貽謀之善哉。

明章之世。貴戚妃主之家。皆知守禮奉法。保其祿位。

豈非以貽謀之善哉。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卽是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五更的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爲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爲五更。行禮旣畢。乃引桓榮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

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縉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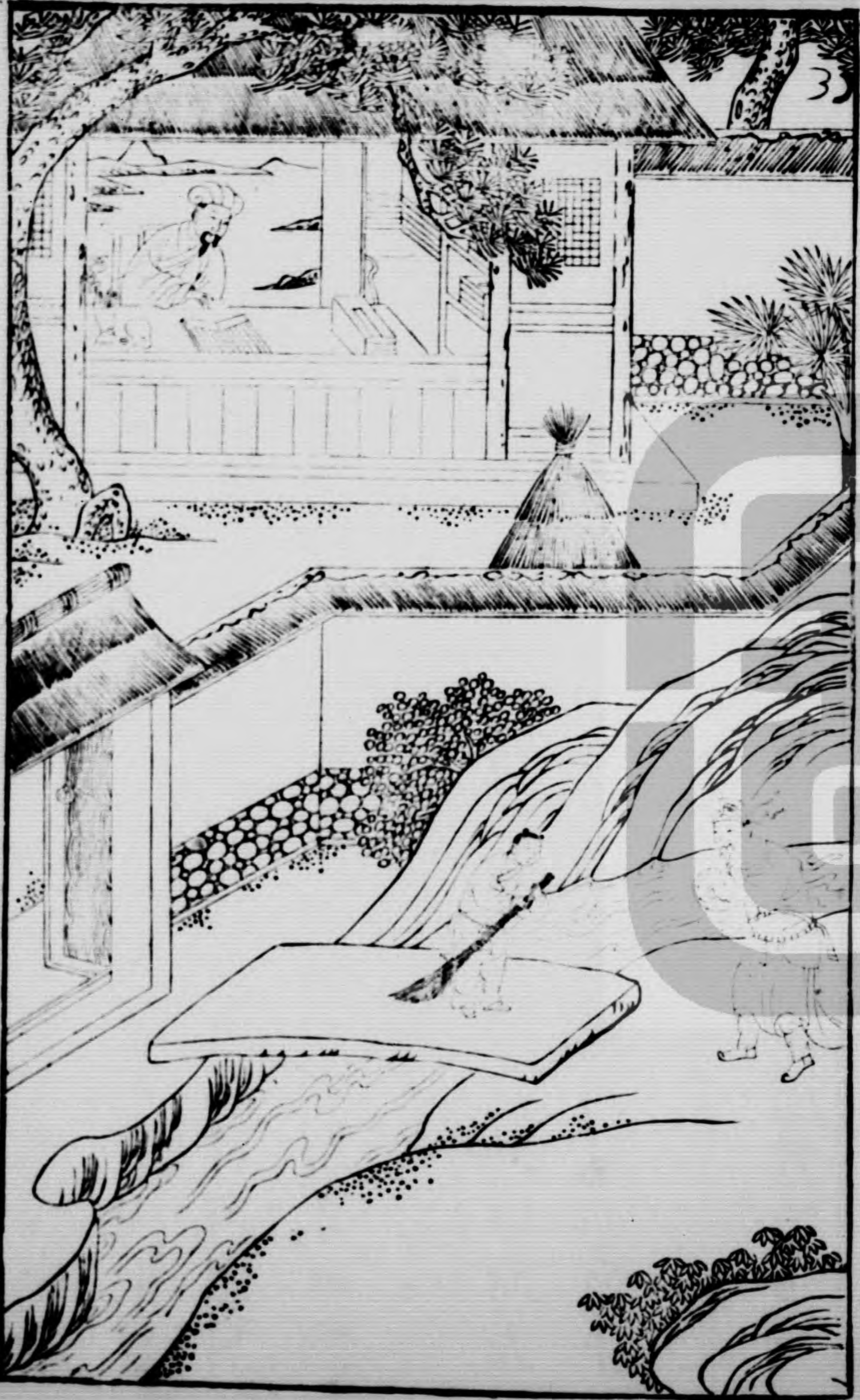


漢史紀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的姊館陶公主。在明帝上乞恩。要將他的兒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許。以公主的分上不好直拒。乃賞賜他銅錢一千萬。以見厚他的意思。公主退後。明帝向群臣說。天上有箇郎位星。可見這郎官之職。上應列宿。出去爲宰。管着百里地方。責任匪輕。豈是容易做的。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錯用了。

一箇不才的人。叫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豈我爲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賢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許之也。夫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不是可以做人情。濫與人的。明帝於館陶公主之子。寧可以千萬錢。賜之以益其富。不肯輕授一職。以遺害於民。誠得聖主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三國史紀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于襄陽之隆中地方有興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稱他爲臥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進見先主屈尊重道誠

意懇切如此心懷感激遂委質爲臣因說先主以拒

曹操取荊州據巴蜀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

納其言與他相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

結義的兄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旦與亮這等

親密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

孔明是如亮的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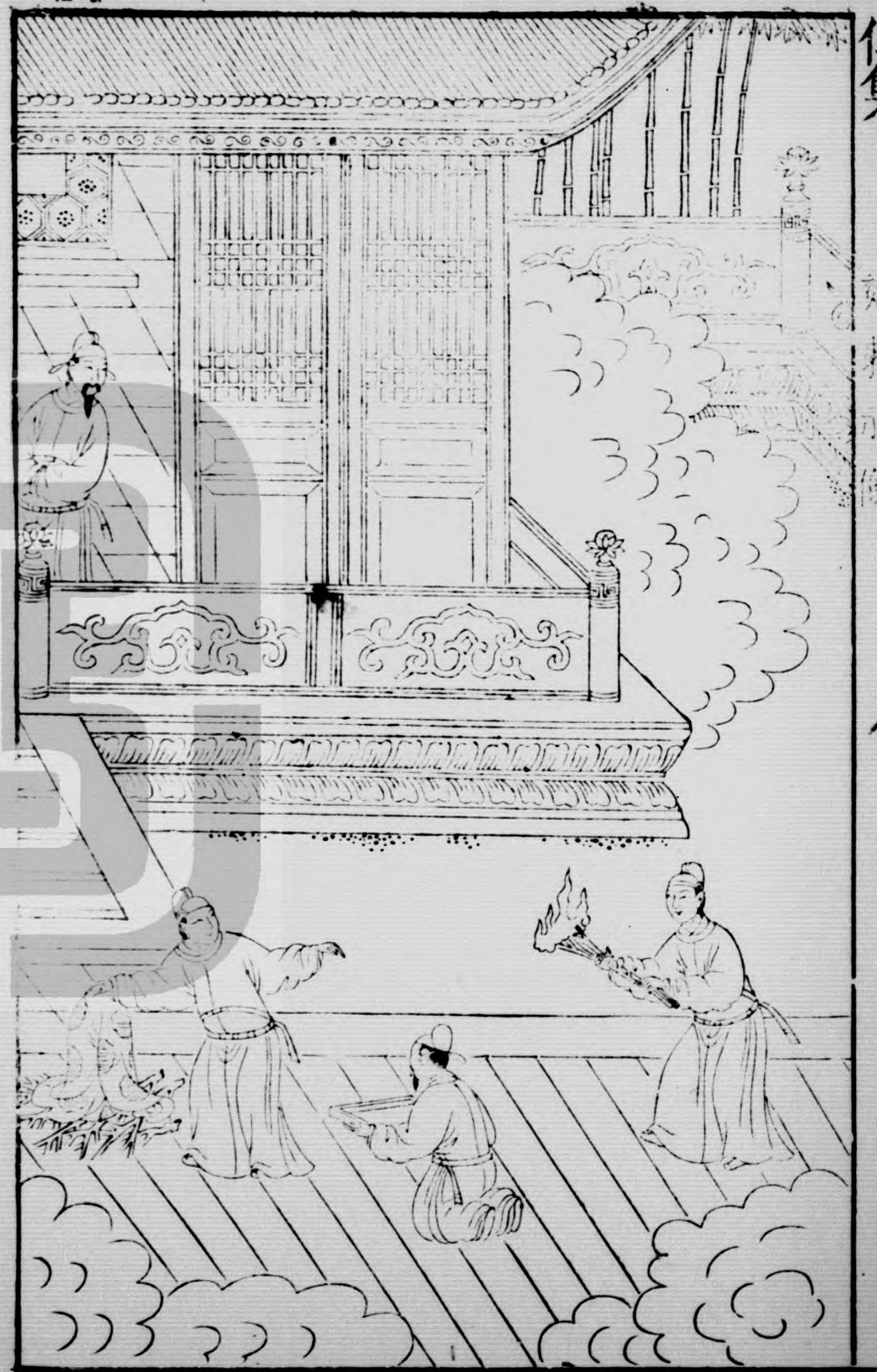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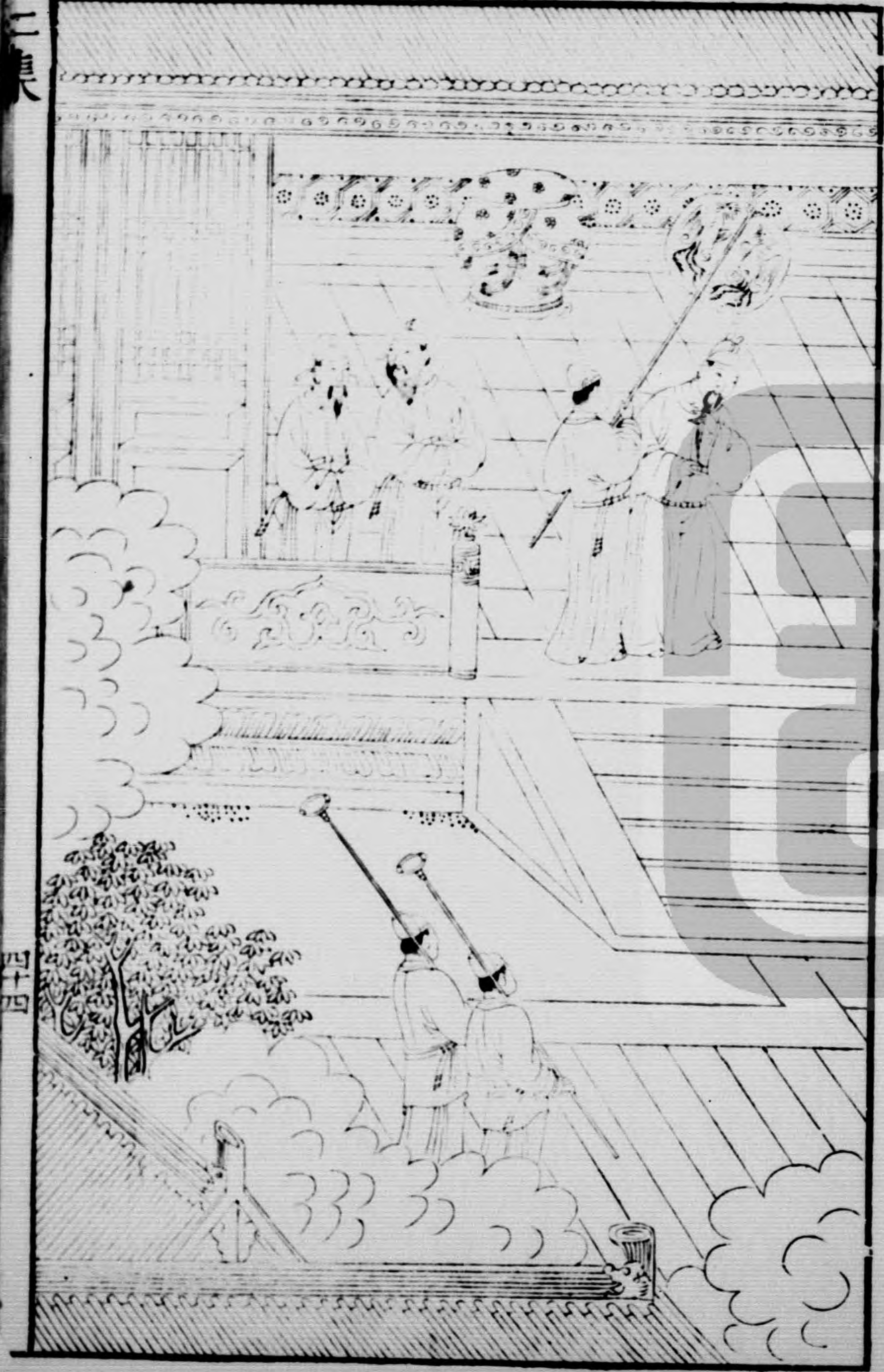
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非孔明無以

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漢室不可不親厚

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爲言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

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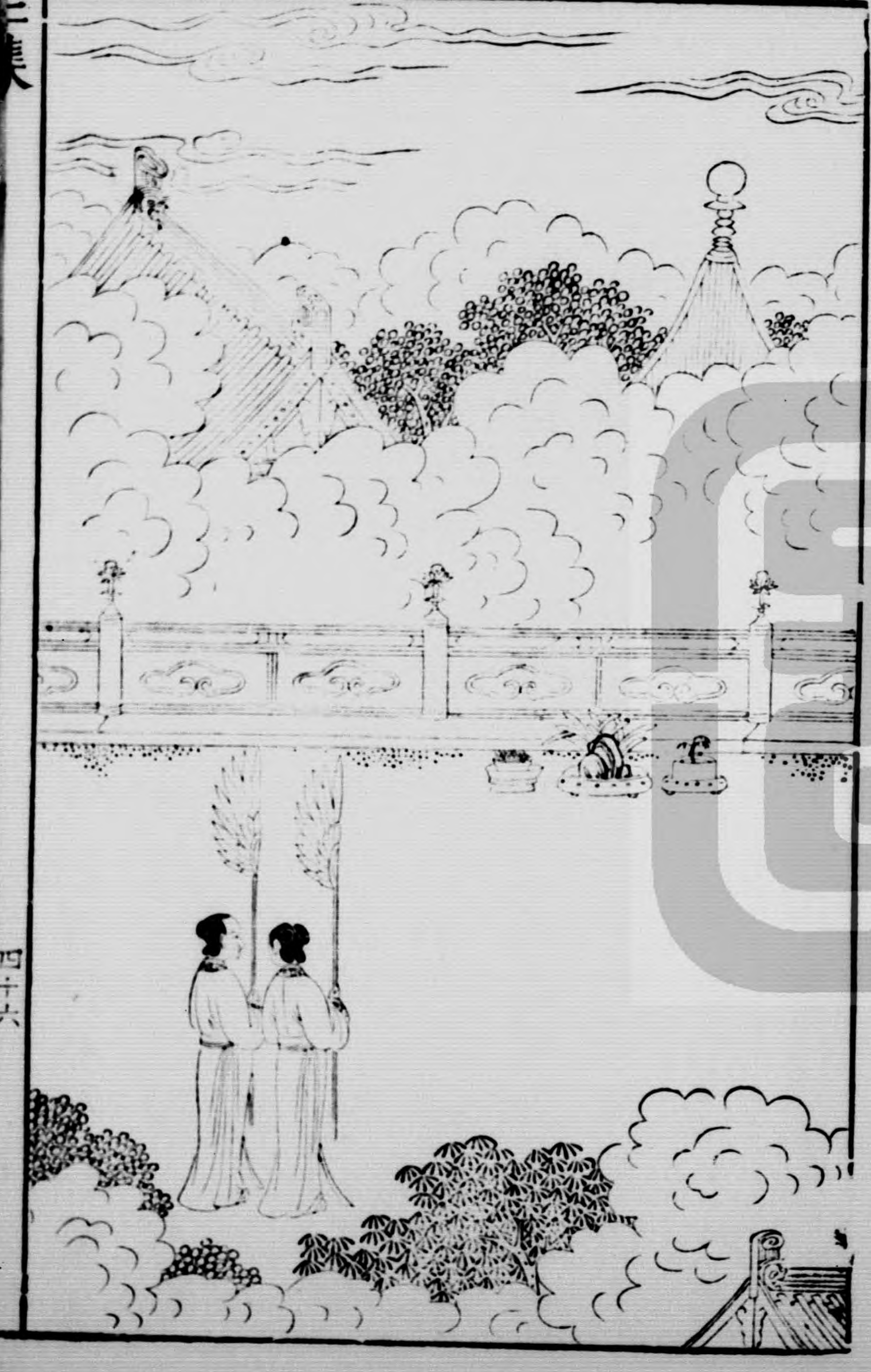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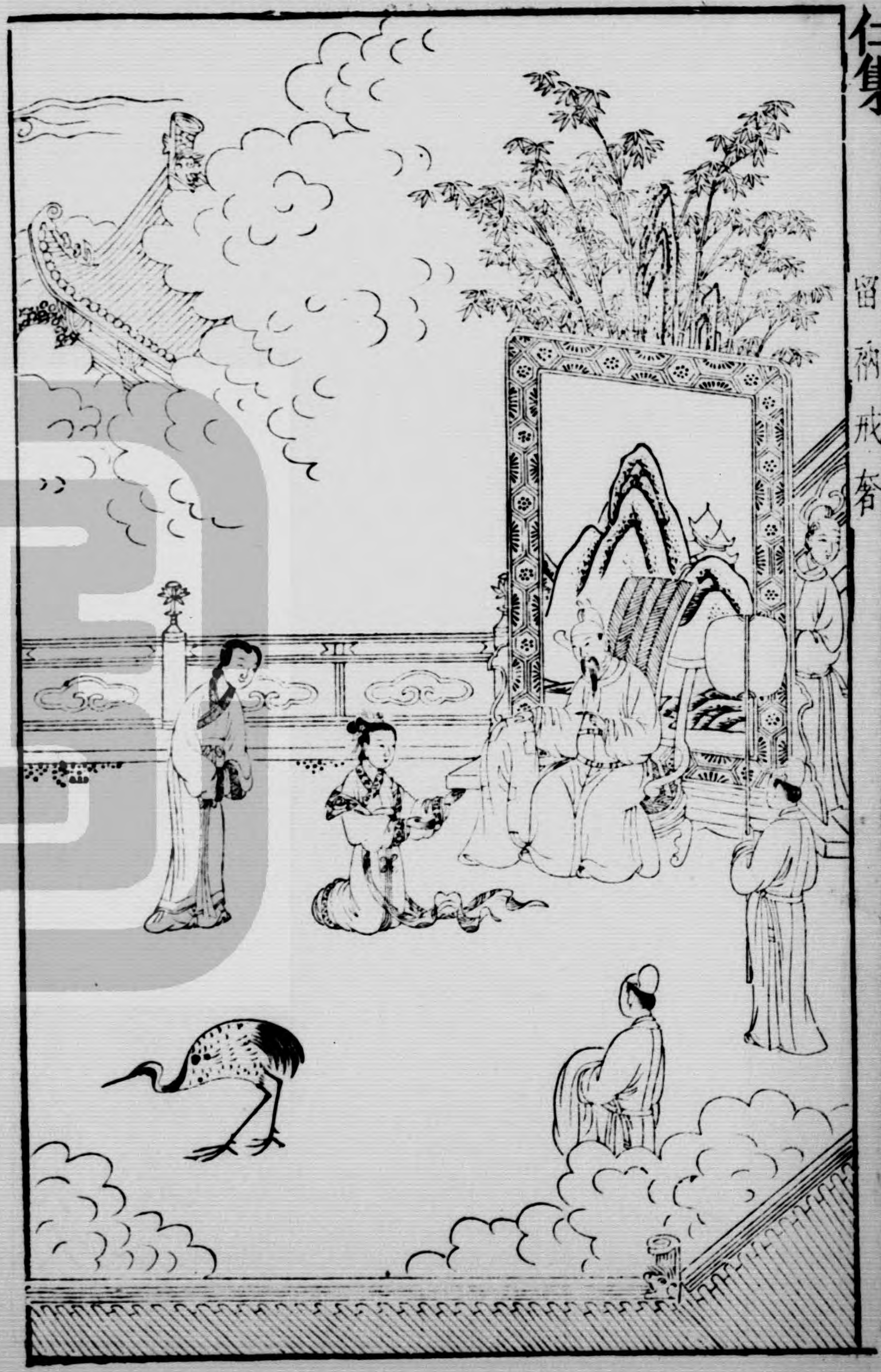
其才。結吳拒魏。取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於先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涕。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爲比。蓋本諸此云。



晉史紀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命焚之於殿前。詔中外自今毋獻奇技異服。

**解**晉史上記武帝初卽位時有太醫司馬程據者以雉頭羽毛織成裘襖來獻。帝見其過於華麗恐長奢靡之風。命人以火焚之於殿前。以示已之不貴異物。不尚服飾也。又詔中外自今以後再不許將奇異技巧之物及華美異樣的衣服來獻。蓋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觀法所繫。不可不慎也。晉武禪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後。欲矯以節儉。故不焚於他所而焚於殿前。

要令衆庶共見之耳。然其意不出於至誠。故未久卽變。孽后亂政。五王僭侈。而晉室南遷矣。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正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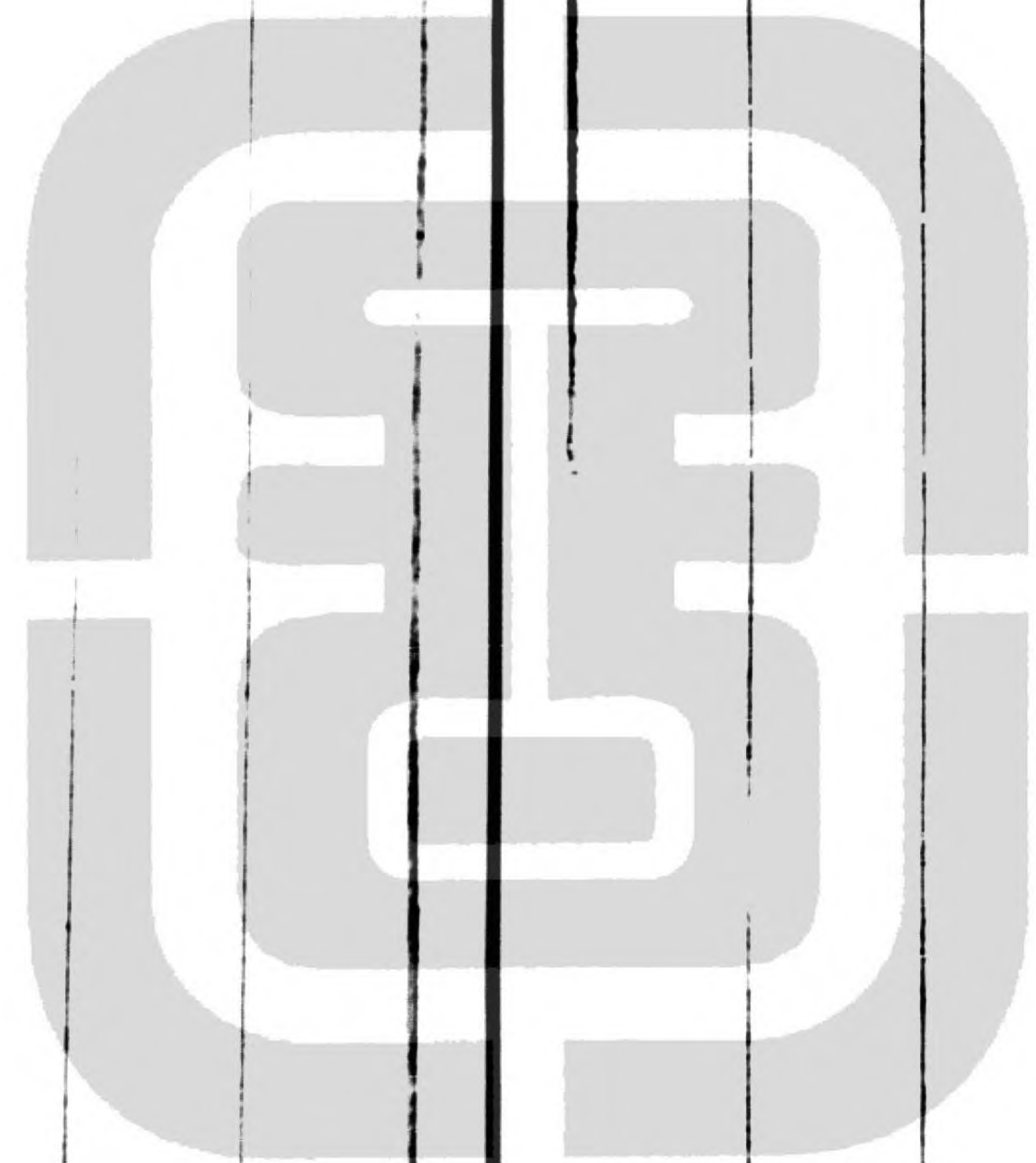


宋史紀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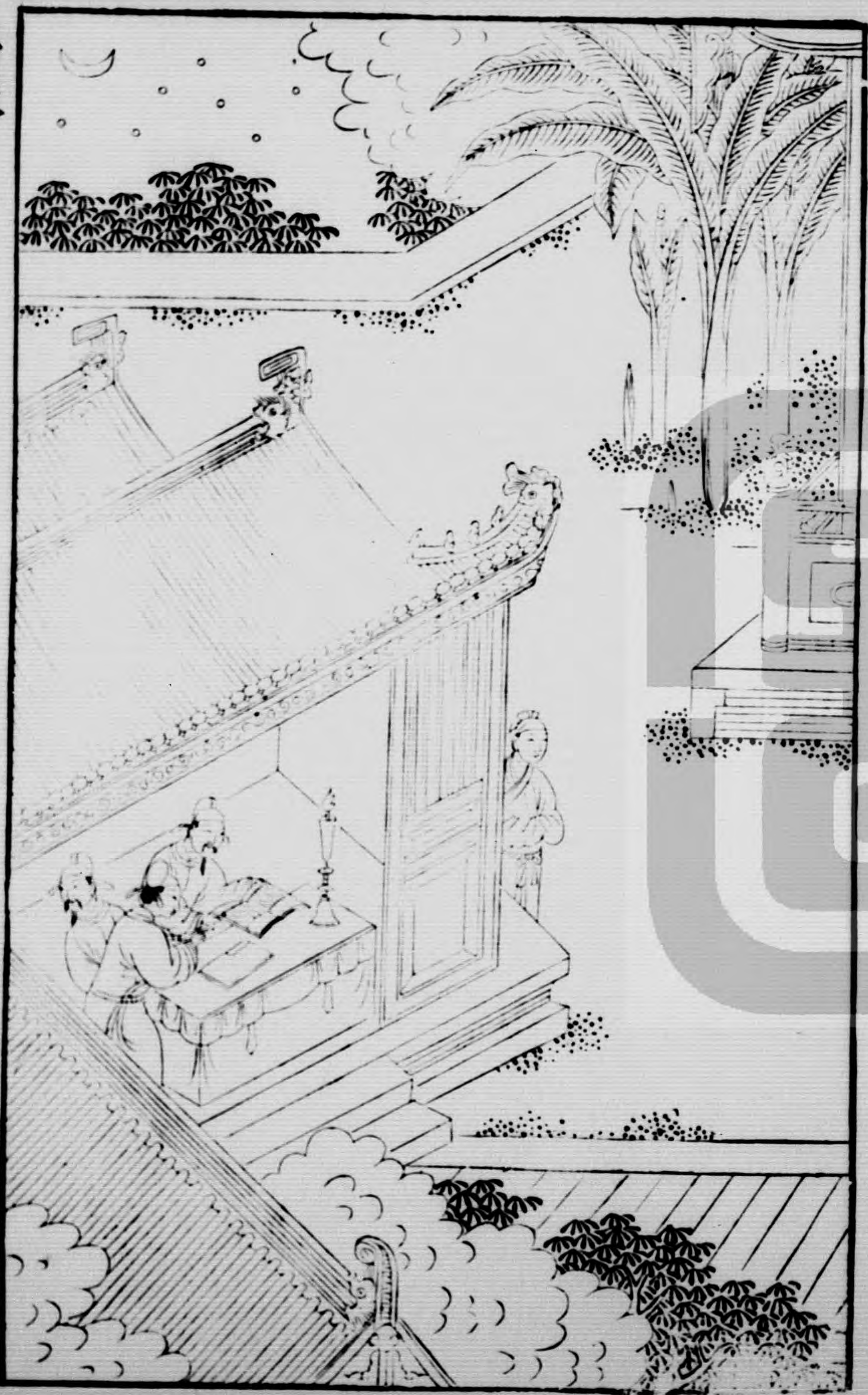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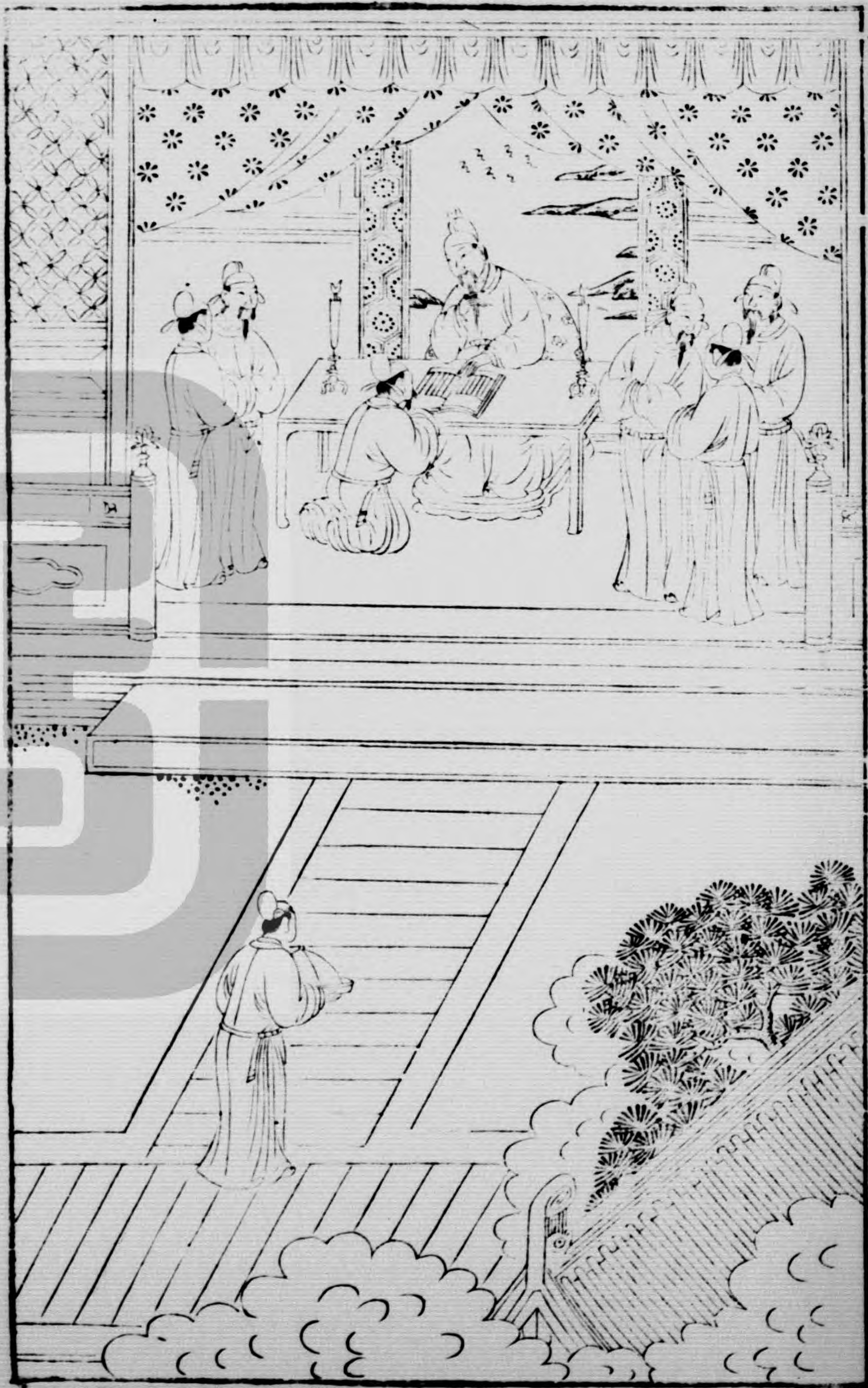
解六朝宋史上記高祖劉裕起初微賤時其家甚貧常親自在新洲上砍斫蘆荻那時穿一件碎補的衲襖乃其妻皇后臧氏親手縫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許多艱苦創下基業恐子孫不知不能保守乃將這衲襖付與他的長女會稽公主收藏囑付他說後來我的子孫若有驕恣奢侈不知節儉

的。你可把這衣與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這等衣服不得過求華美也。大抵創業之君親歷艱苦。知民間衣食之難愛惜樽節。人又瞞他不得。是以取於民者有制。而用常有餘。後來子孫生長富貴。若非聰明特達者。易流於奢靡。輕用財帛。而人又欺瞞得他。冒破侵剋。取於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於橫征暴斂。民窮盜起。危其國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繼體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之近。以至一應費用。必考求創業時舊規。要見當初每年進出幾多。後來每年

進出幾多。在前爲何有餘。後來爲何不足。把那日漸  
加增之費。一一革去。則財用自然充積。賦歛可以簡  
省。民皆安生樂業。愛戴其上。而太平可長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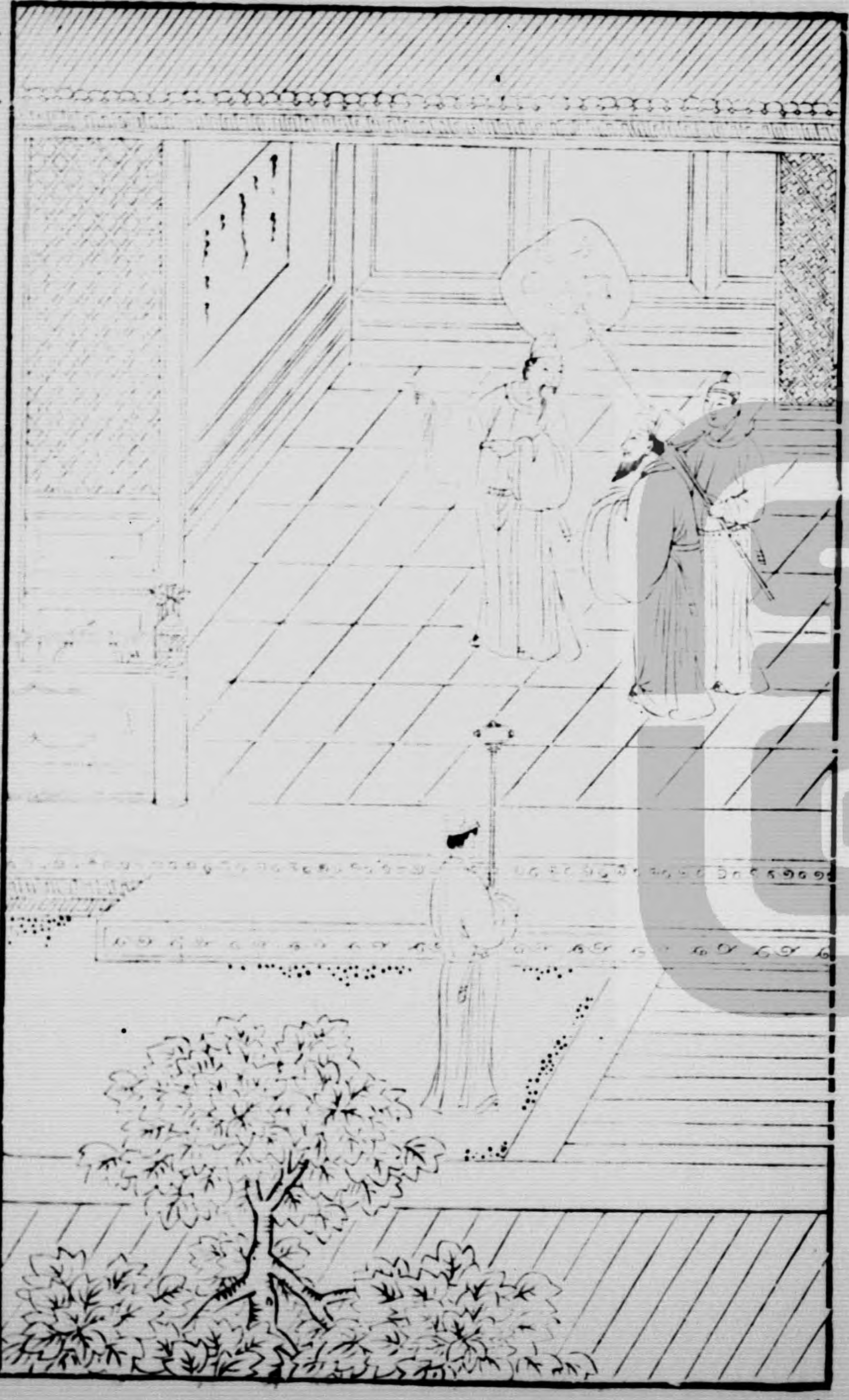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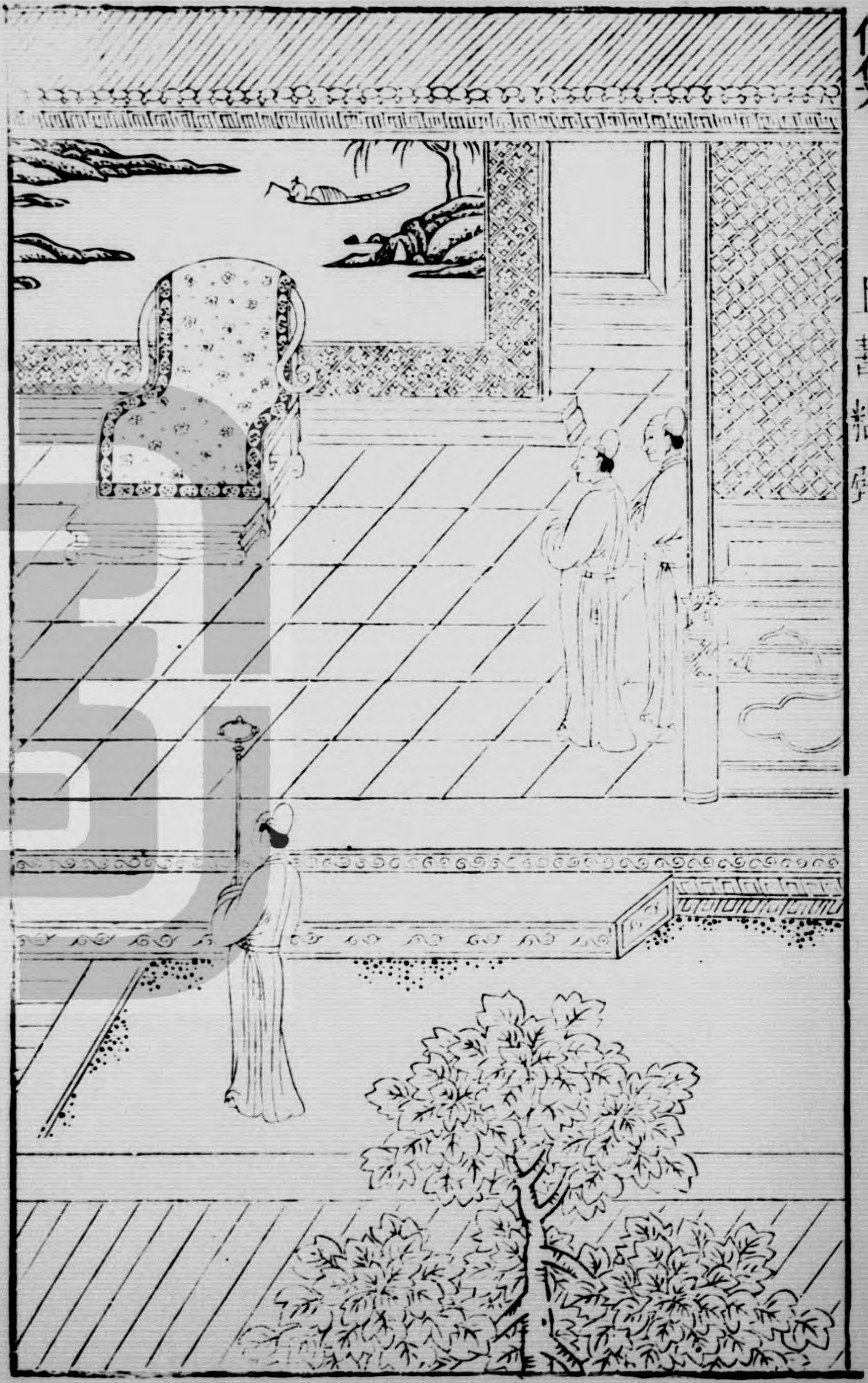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解唐史上記太宗於弘文殿內聚經史子集書四部。有二十餘萬卷。又於殿旁開設一館。就叫做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弘文館學士。處之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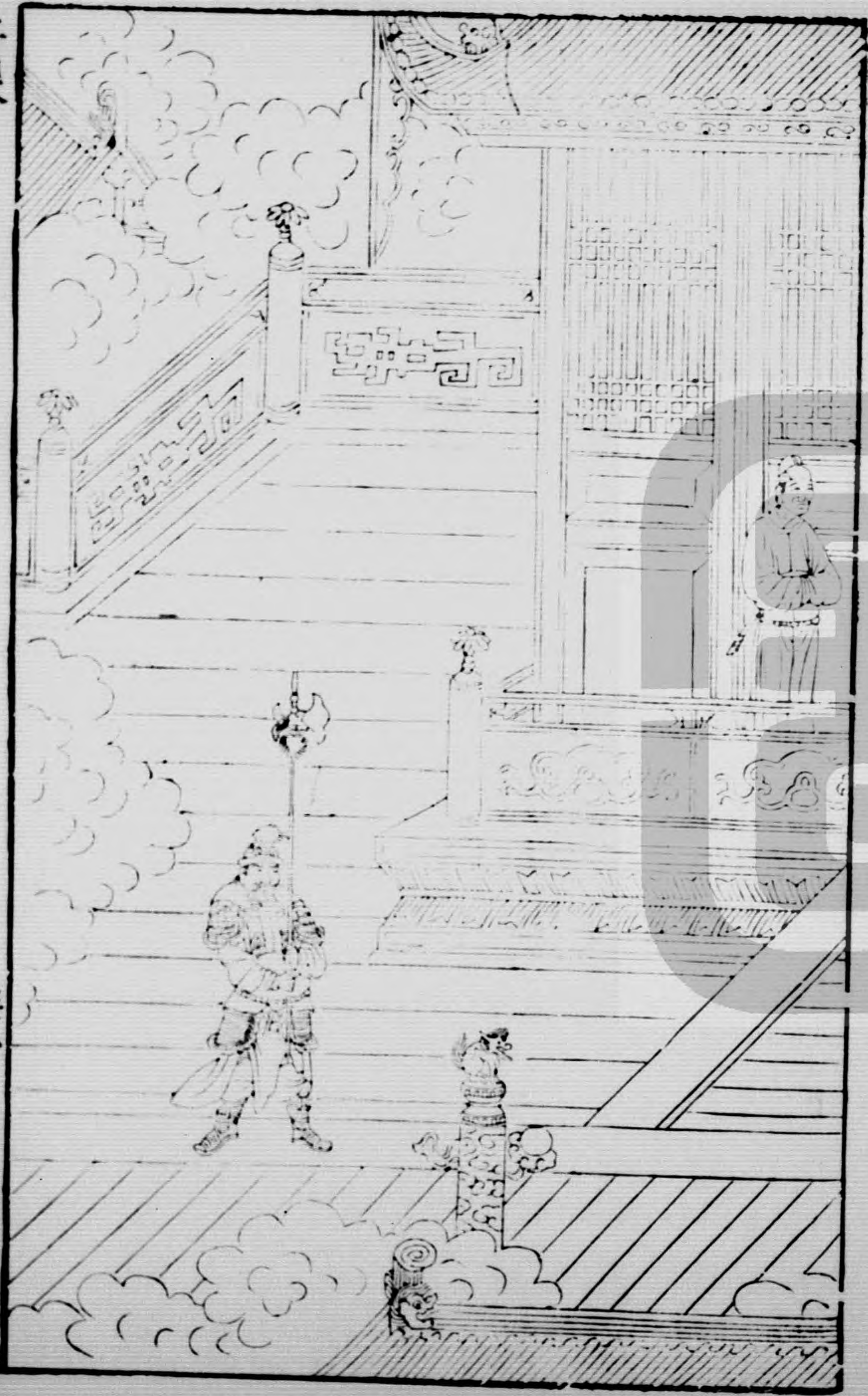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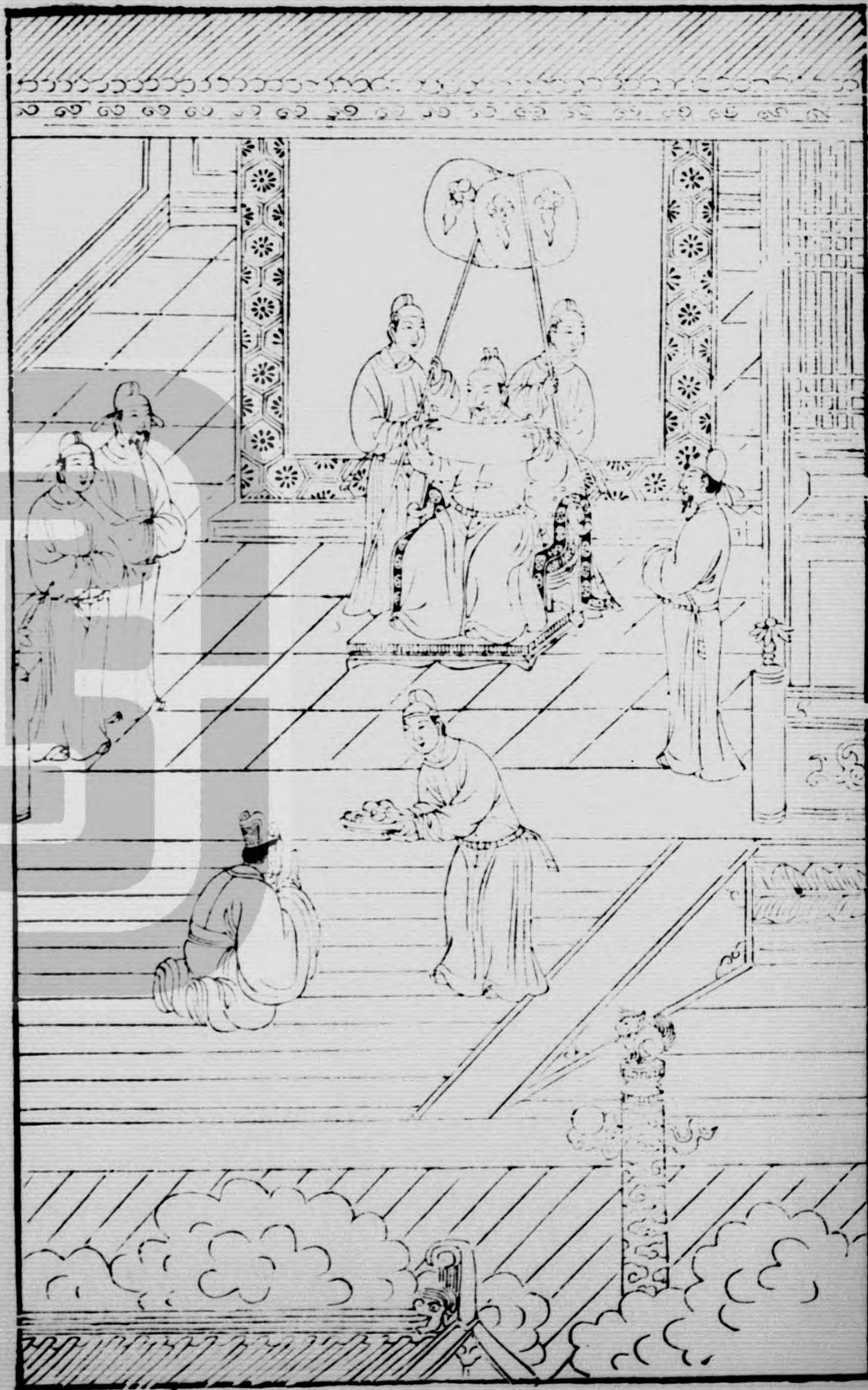
還教他輪番宿直。每朝罷。便引世南等到內殿。與他講論那書中的言語。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時的政事。該何如處。常至夜半纔罷。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蓋戡亂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見於此。宜其身致太平。而爲一代之英主也。



唐史紀太宗謂裴寂口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說道近日以來上書奏事者條件甚多朕將各衙門條陳的章奏取其言之當理者都黏在牆壁上庶一出一入常接於目便於朝夕省覽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難如何纔有利於民如何纔不病於國思想起來至不能寐或到夜深時分纔去安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

公等爲國大臣分理庶政亦當夙夜罔懈恪供職事以副朕惓惓圖治之意可也昔孔子說爲君難爲臣不易古語說堯兢兢舜業業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若非爲君者憂勤惕厲主治於上爲臣者竭忠盡力分治於下欲求治平豈可得哉觀唐太宗告裴寂之言卽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貞觀太平之盛也宜哉



唐史紀太宗卽位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于已。因心于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寃旋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解唐史上記太宗初登極時有一書記官張蘊古上大寶箴一篇大寶是人君所居的寶位箴是做戒之辭人臣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故以大寶名箴這箴

中的言語字字真切。句句有味。從之則爲堯舜。反之則爲桀紂。人君尊臨大寶。須把這段說話。常常在目。做箇箴規。方可以長保此位。所以名大寶箴。太宗深以蘊古之言爲善。賜他束帛。陞他做大理寺丞。觀太宗納善之速如此。其所以爲唐之令主。而成貞觀之治者。蓋得于是箴爲多。

仁集終